



文房四譜序

聖人之道天地之務充格上下縣亘古今究之無倪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既成身既泰猶復孜孜于討論者蓋亦鮮矣昔魏武帝獨嘆于袁伯業今復見於武功蘇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貫名春官天子臨軒考第首冠羣彥出入數載翱翔青雲綵衣朱紱光暎里閭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爲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以爲此四者爲學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討

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餘不紊既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其焉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覽此書而珍之故爲文冠篇以示來者東海徐鉉

文房四譜卷一

宋 武功蘇易簡太簡輯

筆譜上附筆格

一之敘事

二之造

三之筆勢

四之雜說

一之敘事

上古結繩而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依類象形始謂之文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

楊雄曰孰有書不由筆苟非書則天地之心形譬之  
發又何由而出哉是故知筆有大功于世也

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又成公綏曰筆者畢也  
謂能畢具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又墨藪云筆  
者意也意到即筆到焉又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  
謂之筆也又許慎說文云楚謂之聿聿字從聿一又  
聿音支涉反聿手之捷巧也故從又從巾秦謂之筆  
從聿竹郭璞云蜀人謂筆爲不律雖曰蒙恬製筆而  
周公作爾雅授成王而已云簡謂之札不律謂之筆

或謂之點又尙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  
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詩云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又夫子絕筆于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古筆其  
來久矣又慮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毛以木但能染墨  
成字即呼之爲筆也昔蒙恬之作秦筆也柘木爲管  
以鹿毛爲柱羊皮爲被所謂蒼毫非以兔毫竹管也  
見崔豹古今注秦之時并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  
恬獨稱于時

又史記云始皇令恬與太子扶蘇築

長城恬取中山兔毛造筆令判案也

西京雜記云漢置天子筆以錯寶爲跗音夫毛皆以秋

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又以雜寶爲匣厠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又漢書云尙書令僕射丞相郎官月給大筆一雙篆題云北宮工作

又傅元云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

王子年拾遺記云張華造一作進博物志成晉武賜麟角

管此遼西國所獻也

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

崔豹古今注云今士大夫簪筆佩劍言文武之道備也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又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鴻鵠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

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  
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  
為鋤耒以紙札為良田以元墨為稼穡以義理為豐

年出劉氏小說  
又出語林

文士傳云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答之見其

深智

吳闕澤為人傭書以供紙筆

世說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

又云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魏曹公聞吳與劉先主荊州方書不覺筆墜地何晏亦  
同司馬

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  
曰宜上卿名晏驚失筆于地

晉王珣字元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人說云君當有

大手筆後孝武哀策諡文皆珣所草又云是  
王東亭

漢書張安世持橐籥筆事孝武數十年以備顧問可謂

忠謹矣

梁書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

云我以此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遂進

梁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必削而用

之

隋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  
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  
掌朝將進筆于帝承御復從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  
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  
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敢取臣筆帝曰然因  
令二司各行所職

柳公權爲司封員外穆宗問曰筆何者書善對曰用筆  
在心正心正則書正上改容知其筆諫

景龍文館集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其北壁列書  
架架上之書學士等略見有新序說苑鹽鐵潛夫等  
論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函盛紙數十種  
楊子法言云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  
王之筆舌也

論衡曰智能之人須三寸之管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  
也

曹裒字叔通嘗慕叔孫通爲漢朝儀夜則沈思寢則懷  
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

學海類編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  
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爲君諤諤之臣墨筆執牘從君  
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司馬相如作文把筆齧之似魚含毫

陸士衡文賦云  
或含毫而邈然

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  
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  
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  
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之譽播于江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枚銅博山筆牀副焉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于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  
犀角爲管狸毛爲心覆以秋毫松烟爲墨末以麝香  
紙必須用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筯扣之惲驚其哀  
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之始也

史記相如爲天子遊獵之賦賦成武帝許尚書給其筆  
札

又漢獻帝令荀悅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其筆札  
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有人稱郭璞取之

君子有三端其一曰文士之筆端

漢班超常為官傭書久勞苦乃投筆曰大丈夫當效傅

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焉能久事筆硯

陸雲與兄士衡書曰君苗每常見兄文思欲焚筆硯

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曰此何官

也辛毗對曰御史簪筆書過以記陛下不依古法者

今者直備官眊筆耳

左思為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方成

薛宣令人納薪以炙筆硯

又魚豢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為河東太守課人輸租車

便置薪兩束為寒炙筆硯風化大行

禰衡為鸚鵡賦于黃射座上

祖之子

筆不停綴又阮瑀援

筆草檄立成曹公索筆求改卒無下筆處

楊雄每天下上計孝廉會即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

問其異

史記西門豹為鄴令投巫于水復投三老乃簪筆磬折

向河而立以待良久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史官

學海類編 卷一  
載事故以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

曹公欲令十吏就蔡炎寫書姬曰妾聞男女禮不親授  
乞給紙筆一月真草雜命于是繕寫送之文無遺誤  
王粲才高辨論應機屬文舉筆便成鍾繇王朗名爲魏  
卿相至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袁子正書云尙書以六百石爲名佩契刀囊執版右簪  
筆焉

僧智永學書舊筆頭盈數石自後瘞之目爲退筆冢見  
筆勢中

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可以與人共者不獨  
有也至于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  
其一辭

薛宣爲陳畱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略利用必令省  
費也

王充好理實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  
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謝承後漢書云楊璇字璣平平零陵賊爲荊州刺史趙  
凱橫奏檻車徵之仍奪其筆硯乃齧臂血以簿中白

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之形勢及言爲凱所  
誣以付子弟詣闕詔原之

王隱晉書陳壽卒洛陽令張泓遣吏齋紙筆就壽門下  
寫三國志

謝莊傳云時宋世宗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曰伏須  
神筆乃敢開門

王僧虔傳云齊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常用掘  
筆書以此見容

孔稚圭上表曰聖照元覽斷自天筆

庾廙字幼簡侍中袁彖雅慕之贈鹿角書格蚌硯象牙

### 筆管

陶宏景字彥通年四五歲常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遂  
爲善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每居常以廉潔著稱爲晉陵  
太守雖牙管一雙猶以爲費

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蔡邕與梁相復惠善墨良筆下工所無重惟大恩厚施  
期于終始工一作士

學海類編 文房四譜卷一 九  
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縉紳之士者縉笏而垂紳帶也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像

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注云謂從于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

典略云路粹字文蔚少學于蔡邕爲丞相軍謀祭酒曹操令往狀奏孔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 二之造

韋仲將筆墨方先于髮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穢毛訖各別用梳掌痛正毫齊鋒端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衣青羊毛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卷令極固痛頡訖以所正青羊毛中截用衣筆中心名爲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青毫外如作柱法使心齊亦使平均痛頡內管中直心小不宜大此筆之要也

王羲之筆經曰廣志會獻云諸郡獻兔毫出鴻都門惟有趙國毫中用世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

意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銳此則良筆也凡作筆須用秋兔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則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則其毫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和毫乃中用其夾脊上有兩行毛此毫尤佳脅際扶疏乃其次耳採毫竟以紙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膩也先用人髮抄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毳凡兔毛長而勁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毳惟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治用以麻紙者欲其體實得水不脹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

然後安之惟須精擇去其倒毛毛杪合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後世人或爲削管故筆輕重不同所以筆多偏握者以一邊輕重故也自不畱心加意無以詳其至此筆成合蒸之令熟三斛米飯須以繩穿管懸之水器上一宿然後可用世傳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鋒端勁強有鋒鋌余未之信夫秋兔爲用從心任手鼠鬚甚難得且爲用未必能佳蓋好事者之說耳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管及鏤

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  
爲貴也余嘗自爲筆甚可用謝安石庾稚恭每就我  
求之靳而不與

博物志云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爲筆嶺  
外尤少兔人多以雞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札  
多體弱然其筆亦利其鋒至水乾墨緊之後鬃然如  
薑焉所以嶺表記云嶺外旣無兔有郡牧得兔毫令  
匠人作之匠者醉因失之惶懼乃以己鬚製上甚善  
詰之工以實對郡牧乃令一戶必輸人鬚或不能逮

輒責其直宣城之筆雖管答至妙而佳者亦少大約  
供進或達寮爲之則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爲之者  
故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  
有鹿毛蓋江表亦少兔也往往商賈齎其皮南渡以  
取利今江南民間使者則皆以山羊毛焉蜀中亦有  
用羊毛筆者往往亦不用兔毫也

今之飛白書者多以竹筆尤不佳宜用相思樹皮棼其  
末而漆其柄可隨字大小作五七枚妙往往一筆書  
一字滿一八尺屏風者

墨藪云王逸少筆勢圖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取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妙今之小學者言筆有四句訣云心柱硬覆毛薄尖似錐

齊似鑿

歐陽通自重其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管狸毛爲心覆以

秋毫

見敘事中

蜀中出石鼠毛可以爲筆其名巖

秦蒙恬爲筆以狐狸爲心兔毫爲副

見博物志

李陽冰筆法訣云夫筆大小硬軟長短或紙絹心散卓

等卽各從人所好用作之法匠須良哲物料精詳入墨之時則毫副諸毛勿令斜曲每因用了則洗濯收藏惟己自持勿傳他手至于時展其書興來不過百字更有執捉之勢用筆緊慢卽出于當人至理確定矣

今有以金銀爲泥書佛道書者其筆毫纔可數百莖濡金泥之後則鋒重澀而有力也

淮南王畢萬術曰取桐燭與柏木及蠟俱內筩中百日以爲筆畫酒自分矣

三之筆勢

老子曰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夫四譜之作其用者在于書而已矣故筆勢一篇附之

真誥曰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雲篆之跡以為頒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真從易配別分支乃為六十四種之書又真誥曰三君手跡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效却悟筆法力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為二王所抑祿書學楊而字體勁利又云八會書文章之祖也夫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

陰自陰顯于陽也

又云神仙之書乃靈筆真手也

時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

王羲之筆勢論云凡欲書時先乾研墨安著水中研墨須調不得生用生用則浸漬慢澀點筆之法只可豆許大溼不宜大點橫畫之法不得緩緩即不緊豎牽之法不得急宜卓把筆立筆頭先行筆管須卓立豎傍則曲也輕健妙真書之法也草行之法即任意也又云初學書時不得盡其形勢先想成字意在筆前一

學海類編  
二編須得形勢三編須少似本四編加  
其適潤五編加其洩拔須俟筆滑不得計其徧數又  
云手穩爲本分閒布白上下齊平得其體勢大者促  
之令小小者放之令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又  
云書法點之法如大石當衢或如蹲鷗或如瓜子或  
如科斗落手之法峩峩若長松之倚溪立人之法如  
鳥在柱首

又云一點失如美人之無一目一畫失如壯士之無一  
肱

吳沈友少好學時人以友有三妙一舌妙二力妙三筆  
妙

趙壹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阜脣齒皆  
黑也

王羲之與謝安書曰復與君此真草所得極爲不少而  
筆至惡殊不稱意

蔡伯喈入嵩山學書于石室內得素書八角垂芒頗欲  
似篆伯喈得之不食三日惟只大叫歡喜

鍾繇見蔡邕筆法于韋誕自槌胸三日盡青因嘔血魏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藝文  
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與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其後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臨死啓囊授其子會繇能三色書然後最妙者八分

陣圖云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盔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賜筆之次吉凶之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

右軍云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

又云草書欲緩前急後斯至訣也

又云古謂之填書今之勒字也

墨藪云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

又云凡筆乃文翰之將軍也直宜持重

又云凡書必使心忘于筆手忘于書心手遺情書不妄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王逸少先少學于衛夫人自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書又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入洛見蔡邕石經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

人徒費年月遂兼眾家習之特妙

衛夫人見王羲之書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

也妾近見其書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子必蔽吾書

名

晉安帝時北郊祭文命更寫之  
工人削之羲之筆已入七分

虞世南筆髓云夫書須手腕輕虛夫未解書則曰一點

一畫皆求像本也乃自取拙見豈知書耶太緩則無

筋太急則無骨側管則鈍慢則肉多豎筆則鋒直乾

枯則勢露宜麤而不銳細而不壯長者不為有餘短

者不為不足

又云夫筆長短不過五六寸搦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

草三宜指實掌虛

王方慶于太宗時上其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

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

高祖規曾祖哀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

書共十卷上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敘其事以

賜舉朝為榮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令整理御府今古法書鍾王等真

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

漢元始中徵天下小學

張融善草書自美其能帝曰卿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

之法答曰臣亦恨二王無臣之法

梁武帝論蕭子雲書曰筆力精勁心手相應巧逾杜恕

美過崔宴當與元帝並驅爭先其相賞如此

齊高帝爲方伯居處甚貧諸子學書常少紙筆武陵王

暉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書

夫握筆名指一指在上爲單鉤雙指爲雙鉤指聚爲撮

筆皆學書之因習也僞蜀士人馮偁能書得二王之

法然而以二指掐筆管而書故每筆必二分跡可深  
二三分斯書札之異者也

漢谷永字子雲與婁護字君卿俱爲五侯上客人號曰  
谷子雲筆札婁君卿唇舌

晉王獻之字子敬方學書父羲之常後掣其筆不得乃  
嘆曰此兒當有大名後果能以筭帚泥書作大字方  
一丈甚爲佳妙觀者如堵筆札之妙時稱二王

僧智永于樓上學書有秃筆頭十甕每甕數石人求題  
頭門限穿穴乃以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

瘞之號退筆冢自製銘志

李陽冰云夫點不變謂之布某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

張伯英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

晉書王逸少書字若金帖墨中炳然可愛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也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書入

能

劉德升字君嗣能書胡昭鍾繇俱善書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王羲之曠之子早于其父枕中竊讀筆說父恐其幼不與乃拜泣而請之

王僧虔博涉經史兼善草隸齊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  
卿虔曰臣正書第一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  
第二陛下無第一上笑曰卿善爲辭也然天下有道  
某不與易又高祖嘗與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爲第一  
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  
善自謀者也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褚遂良須手和墨調精

紙良筆方書

張旭得筆法傳于崔邈顏真卿自言始吾觀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得其神飲醉輒書揮筆大叫以頭搥水墨中呼爲張顛醒後自觀以爲神異不可復得也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

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榜木題之乃以籠盛韋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及下鬚髮盡白乃誠子孫絕此楷法

天下名書有荀輿狸骨藥方帖王右軍借船帖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象龍爪後遂有龍爪書

宋太祖問顏延之諸子誰有卿風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夔得臣義躍得臣酒

蕭隸貧無紙止畫窗塵以學書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序乘興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

適媚勁健絕代更無太宗後于玉華宮大漸語高宗曰若得蘭亭序陪葬卽終無恨矣高宗涕泣而從之

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

子孫尤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于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畱此筆不爾如退還卽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爲不入用別求遂以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孫敬事母至孝每得甘蔗必奔走奉母每畫地書貞草皆妙也

衛恆每書大字于酒肆令人開之納直以償酒價直足則埽去之

唐太宗筆法云攻書之時當收視聽絕慮怡神心正氣和則契于元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字則顛仆如魯廟之器也又云爲點必收貴緊而重爲畫必勒貴澀而遲爲擊必掠貴險而勁爲豎必努貴戰而雄爲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爲環必郁貴蹙鋒而拗轉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遺毫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鐸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于白藤檐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近代書字之淫者也

四之雜說

在昔受爵者必置費于草詔者謂之潤筆鄭譯隋文時  
自隆州刺史復國公爵令李德林作詔高宗戲之曰  
筆頭乾譯對曰出為方牧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  
潤筆帝大笑

梁簡文為筆語十卷今書莫得見

幽明錄賈弼夢人求易其頭明朝不覺人見悉驚走弼  
自陳乃信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兩足并口齊奮

兩筆書成文辭各異

齊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曇哲賀曰王當作主吳孫

權夢亦同熊循解之

梁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後文章大

進見敘事中

搜神記曰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畱赤筆十餘枝于荐下

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舉事皆無恙又與上類壬甲李乙凡與

書皆無恙

酉陽雜俎云大歷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

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

曾無失落書跡尤楷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家至曉闔戶而出而街鑿壁貫以竹筒如引水西者或人置三十錢則一管躍出十筆告盡雖勢要官府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攜一榼吟嘯于道宮佛廟酒肆中至夜酣暢而歸其匹婦亦怡然自得復爲十管來晨賣之如此三十載後或攜室徙居杳不知所終後數十年復見者顏色如故時人謂之筆仙魏末傳曰夏侯泰初見召還路絕人事不畜筆其謹慎如此

今之筆故者往往尋不見或會府吏千百輩用筆至多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判冥昔有僧惠遠製涅槃經疏訖其筆曰如合聖意此筆不墜乃擲于空中卓然不落

唐越州法師神楷造維摩經疏亦然後迎入長安西陽雜俎云長安宣平坊有賣油而至賤者人久疑之遂入樹窟乃見蝦蟆以筆管盛樹津以市于人發掘而出尙挾管瞪目氣色自若

今都會開有運大筆如椽者寫小字小如半麻粒許瞬

息而就或于稻粒之上寫七言詩一絕分開布白歷歷可愛

闕史云術士如得一故筆可令于都市中代其受刑術者即解化而去謂之筆解

本草云筆頭灰取筆多年者燒之水服可以療溺之塞之病

列仙傳云李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上一筆三錢無直亦與之明旦有成筆數十束如此三年今得錢輒棄之道中

魏王思為大司農性急常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逐遂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毀之又蠅集符堅

筆以傳赦

堅與王猛符融密議于露臺有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筆端去於市中為黑

衣小人大呼曰官今大赦

御史臺記云臺中尚揖揖者古之肅拜也故有臺揖筆每署事必舉筆當額有不能下筆者人號為高搯筆往往自臺拜他官執筆亦誤作臺揖者人皆笑之

德宗在奉天與渾瑊無名官告千餘軸募敢死之士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即

以筆書其身

唐相裴休早肄業于河內之太行山後登顯位建寺于彼目爲化城寺旋授太原節鎮經由是寺寺之僧粉額陳筆硯俟裴公親題之裴公神情自若以衣袖搵墨以書之尤甚適健遠歸侍婢訝其濡渥裴公曰向以之代筆來

王子年拾遺記云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荆爲筆刻樹汁以爲書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

劉峻與沈約范雲同奉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罄而峻請紙筆更疏十事在座皆驚帝失色

晉陸士龍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管此其時也

出時照新書

會稽典錄云盛吉拜廷尉每冬月罪囚當斷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涕

吉字君達

晉春秋云何禎少孤常以縛筆織扇爲業善爲智計由是知名

王隱始著國史成八十八卷屬免官居家家貧匱筆札

王未能就遂南遊陶侃又還江州投庾元規規乃給其筆札其書遂成

天合百錄云西天龍猛尊者常用藥筆點山石為金寶濟施千人

唐法師楚金刺血寫法華經筆端常有舍利楚師賦吉古者吏道必事刀筆今亦有藏刀于管者蓋遺製也

段成式以葫蘆為筆以贈溫飛卿書在詞林門

柳公權不能用羲之筆見筆勢中

今之職官斷大辟罪者署按訖必尋毀其筆益彰其惻

隱也鑿工常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

謝丞後漢書云劉祐為郡主簿郡將之子出錢付之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書具以與之

魏管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牀上當有大蛇御筆小大共視須臾失之果然

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乞筆益兩字因聽與之

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大笑乃以驢賜之

趙伯符為丹陽郡嚴酷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

羅什撰釋伯肇執筆定諸詞義學者宗之  
魏略張旣爲郡小史而家富自念無自達乃畜好刀筆  
版奏伺諸大吏無者輒奉之

吳孫權常夢北面頓首于文帝顧而見日俄而日變爲  
三日忽見一人從前以筆點額流血于前懼而走之  
狀似飛者復墜于地覺以問術士熊循循曰吉祥矣  
大王必爲吳主王者人之首額者人之上王加點主  
字也在前而來王者之羣臣也雖主意未至而羣下  
自逼矣血流在前教令明白當從王出也權乃詢之

### 大臣遂絕于魏

太熙中童謠曰二月盡三月初桑生蓓蕾柳葉舒荆筆  
揚板行詔書後王瑋殺汝南王亮帝以白虎幡宣詔  
收瑋誅之瑋手握青紙謂監刑者曰此詔書也蓋此  
應也

宋雲行記云北魏神龜中至烏菴國又西至本釋迦往  
自作國名磨休王有天帝化爲婆羅門形語王曰我  
甚知聖法須打骨作筆剝皮爲紙取髓爲墨王卽依  
其言善書者抄之遂成大乘經典今打骨處化爲琉

璃

桐燭筆分酒

見造筆門

夢書云夢筆硯爲縣官文書所速也

又云夢得筆硯憂縣官又云磨硯染筆詞訟陳也

古詩有客從南來遺我一抱筆

國語云智襄子爲室美茁懼曰臣秉筆事君記曰高山

浚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

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指而立舐筆和墨

在外者半

東觀漢記永平年神爵集宮殿官府上假賈逵筆札令

作神爵頌除蘭臺令史遷郎中

晉書赫連勃勃謂隱士京兆韋祖思曰我今未死汝猶

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等弄筆尙置吾何地遂

殺之

賀循傳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

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

竟不敢逼

劉裕之傳宋高祖素拙于書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遠願公小復畱意高祖終不能以稟分有自穆之乃曰公但縱筆大字徑尺亦無嫌大既足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宋世祖歡飲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上令顏師伯執筆慶之曰微生值多幸得逢金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過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眾美其辭意

齊虞玩之少嫻刀筆汎涉文史

後魏世宗常勅廷尉游肇有所降恕肇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能令臣曲筆

稽含筆銘曰採管龍種拔毫秋兔

陸雲與兄機書曰案視曹公器物筆枚所希聞黃初二年劉婕妤折之見此復使人悵然又有感處筆亦如吳筆又有琉璃筆一枚

王允將誅蔡邕馬曰碑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後漢爲世大典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

學海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藝文  
流于後世今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無益聖德吾黨復蒙訕謗

後漢來歙伐公孫述爲刺客傷腰召蓋延以屬軍事自書遺表訖投筆抽刃而絕

後漢周磐字堅伯年七十三朝會集論終日因令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于陰堂之奧吾齒之盡乎若命終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

搜神記益州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者持一雙筆及紙墨則于石室中言吉凶

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時常以窮通之分禱于華嶽廟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劍始猶未寤既而一踐廊廟再擁節旄

近朝丞相馬裔孫幼干祿禱于上邏神夢與二筆一大一小後爲翰林學士及知貢舉自謂應之大拜之日堂史進二筆大小與夢相符

石晉之相和凝少爲明經夢人與五色筆一束自是文彩日新擢進士第三公九卿無所不歷

文房四譜卷一

文房四譜卷之二

筆譜下

五之辭賦

蔡邕筆賦序曰昔蒼頡創業翰墨作用書契興焉夫制  
 作上書則憲者莫先乎筆詳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  
 鑠乎煥乎弗可尙矣賦曰惟其翰之所生生于季冬  
 之狡兔性精亟而慄悍體遒迅而騁步削文竹以爲  
 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元墨以定色畫  
 乾坤之陰陽讚宓犧之洪勳盡五帝之休德揚蕩蕩

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  
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于晻昧兮贊幽  
冥于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住也  
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元首黃管  
天地色也云云

晉傅元筆賦 簡修毫之奇兔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  
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挺翠彤管含丹于是班匠竭  
巧良工逞術纏以素臬納以元漆豐約得中不文不  
質爾乃染芳松之淳烟兮寫文象于紈素動應手以

從心渙光流兮星布柔不絲屈剛不玉折鋒鏑淋漓  
芒時鍼列

傅元筆銘曰 鞞鞞彤管冉冉輕翰正色元墨銘心寫  
言光讚天人深厲未然君子世之無攻異端

傅元鷹兔賦云 兔謂鷹曰毋害于物有益于世華髦  
被體彤管以制蒼頡創業以興書契仲尼賴茲定此  
文藝擬則天地圖畫萬方經理羣品宣綜陰陽內敷  
七政班序明堂道運元昧非筆不光三皇德化非筆  
不章

學海類編 卷二 藝育  
梁簡文詠筆格詩曰 英華表玉笈佳麗稱珠網無如  
茲制奇雕飾雜眾象仰出寫含花橫插學仙掌幸因  
提拾用遂廁璇臺賞

梁徐摛詠筆詩 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纖端奉積  
潤弱質散芳烟直寫飛蓬牒橫承落絮篇一逢掌握  
重甯憶仲升捐

晉郭璞筆讚 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綜羣  
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

後漢李尤筆銘 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眾猶可

解說口無擇言馴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滅

庾肩吾謝賚銅硯筆格啓 烟磨青石已踐孔鯉之壇

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壁西域胡人臥織成之絳簞

游仙童子隱芙蓉之行障莫不盡出梁園來頽狹室

嵇含試筆賦序 騁韓盧逐狡兔日未移晷一縱雙獲

季秋之月毫鋒甚偉遂刊懸崖之竹而爲筆因而爲

賦

賈耽虞書歌 眾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

同懷素只改顛豈類張芝惟扎草形勢素肌骨老父

子君臣相揖抱孤青似竹更飈颺闊白如波長浩渺  
能方正不隳倒功夫未至難尋奧須知孔子廟堂碑  
便是青湘中全寶

成公綏字子安棄故筆賦 序曰治世之功莫尚于筆  
筆者畢也能畢具萬物之形序自然之情也力未盡  
而棄之糞掃有似古賢之不遇于是收取洗而棄之  
用其力而殘其身焉有蒼頡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  
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于五行乃發慮于書契採秋  
毫之穎芒加膠漆之稠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

元管屬象齒于織鋒

也答

染青松之微烟著不泯之永

蹤則象神仙人皇九頭式範羣生異體怪軀注王度  
于七經訓河洛之織緯書日月之所躔別列宿之舍  
次乃皆是筆之勲人日用而不寤迄盡力于萬鈞卒  
見棄于衢路

唐張碧答張郎中分寄翰林貢餘筆歌圓金五寸輕錯  
刀天人摘落霜兔毛我之宗兄掌文檄翰林分與神  
仙毫東風吹柳作金線狂湧辭波力生健此時捧得  
江文通五色光從掌中見江龍角嫩無精彩晝日揮

空射烟靄誰能邀得懷素來  
晴明書破琉璃海揚雄  
得之甘泉賦胸中白鳳無因飛  
他年擬把補造化穿  
江入海剗天涯昨宵夢見歐  
率更先來醉我黃金觥  
手擎瑟瑟三十斗博歸天上書  
黃庭夢中擺手不相  
去悵望空乘碧雲去

梁吳均筆格賦 幽山之桂樹恆縈風而抱露葉委鬱  
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赤剪  
其片條爲此筆格跌則崑崑高爽似華山之孤生管  
則員員峻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以銜烟永臨窗

而儲筆

梁元帝謝宣賜白牙鏤管啓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宮  
象牙猥蒙霑逮雕鐫精巧鏤東山之人物圖寫奇麗  
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賦非工王銘未善昔伯喈致  
贈纔屬友人葛龔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逮降鴻慈曲  
覃庸陋方覺琉璃無當隨珠過侈但有羨卜商無因  
則削徒懷曹植恆願執鞭

白樂天雞距筆賦 足之健者有雞足毛之勁者有兔  
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合

爲手筆正得其要象彼足距曲盡其妙圓而直始造  
意于蒙恬利而銛終逞能于逸少斯則創因智士製  
在良工拔毫爲鋒截竹爲筒視其端若武安君之頭  
小窺其管如元元氏之心空豈不以中山之明視勁  
而俊汝陰之翰音勇而雄一毛不成採眾毫于三穴  
之內四者可弃取銳武于五德之中雙美是合兩揆  
相同故不得兔毛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  
表入墨之功及夫親手澤隨指顧乘以律動以度染  
松烟之墨洒鵝毛之素莫不畫成屈鐵點成垂露若

用之戰陣則摧敵而先鳴若用之草聖則擅場而獨  
步察所以稽其故雖云任物以用長亦在假名而善  
喻向使但隨物棄不與人遇則距蓄縮于晨雞毫摧  
殘于塞兔安得取名于彼移用在茲映赤管狀紺趾  
乍舉對紅箋疑錦臆初披輟翰停毫旣象于翹足就  
棲之夕揮芒拂銳又似乎奮拳引鬪之時苟名實之  
副者信動靜而似之其用不困其美無儔因草爲號  
者質陋折蒲而書者體柔彼皆瑣細此實殊尤是以  
搦之而變成金距書之而化出銀鉤夫然則董狐操

可以勒爲良史宣尼握可以削定春秋夫其不象雞  
之羽者鄙其輕薄不取雞之冠者惡其柔弱斯距也  
如劍如戟可繫可縛將壯我之毫芒必假爾之鋒鏑  
遂使見之者書狂發秉之者筆力作挫萬物而人文  
成草八行而鳥跡落縹囊或處類藏錐之沈潛團扇  
忽書同舞鏡之揮霍儒有學書臨水負笈登山含毫  
既至握管未還過兔園而易感望雞樹以難攀願爭  
雄于爪距之下翼得雋于筆硯之間

寶紉五色筆賦

徵諸佳夢  
藻思日新

物有罄奇文抽藻思含五

采而可寶煥六書而增媚豈不以潤色形容昭宣夢  
寐漬毫端之一勺潛合水章施墨妙于八行宛成錦  
字言念伊人光輝發身拳然手受灼若迷真載帛驚  
纈文漸出臨池訝蓮綵長新效用辭林驚宿鳥之丹  
羽呈功學海閒游魚之彩鱗所以成盡飾之規得和  
光之道輕肆力于垂露闡流精于起草俾題橋之處  
轉稱舒虹當進牘之時尤宜奮藻掌握攸重文章可  
驚揉松烟而霞駁操竹簡而淚凝倘使書伸黼黻之  
容斯美如令畫象丹青之妙足徵卓爾無雙斑然不

學海類編  
藝育  
一摛握彩以冥契刷孤峰而秀出紛色絲兮宜映練  
囊暈科斗兮似開緗帙動人文之際懷豹變于良霄  
呈鳥跡之前想烏凝于瑞日當其色授之初念忘形  
而獲諸魂交之次驚目亂之相于相發揮于拳石幾  
遷染于尺書秉翰苑之閒媚花陰而蔚矣耕情田之  
上臨玉德以溫如是知潛應丹誠暗影吉夢嘉不亂  
之如削意相宣而載弄混青蠅之點取類華蟲迷皓  
鶴之書思齊彩鳳故可以彰施薤葉點綴桃花舒彩  
牋而增麗耀彤管而孔嘉彼雕翠羽而示功鏤文犀

而窮奢曾不如披翰藻而發光華

僧貫休詠筆詩莫訝書紳苦功臣在一毫自從蒙管束  
便覺用心勞手點身難棄身閒架亦高何妨成五色  
永願助風騷

白樂天紫毫筆樂府詞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

南石上有老兔喫竹飲泉生紫毫宣城工人採爲筆  
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工甚重管勒工名稱歲貢  
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  
願頌左右臺起居搦管趨入黃金殿抽毫立在白玉

學海類編 文苑四部卷之二 八  
除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  
史爾知紫毫不易置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  
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錄制詞

韋充筆賦 筆之健者用有所長惟茲載事或表含章  
雖發跡于眾毫誠難穎脫苟容身于一管豈是鋒鋌  
進必願言退惟處默隨所動以授彩寓孤貞而保直  
修辭立句曾無點畫之虧游藝依仁空負詩書之力  
恐無成而見擲常自悚以研精擇才而丹青不閒應  
用而工拙偕行所以盡心于學者常巧于人情惟首

出筒中長憂挫銳及文成紙上或翼知名以其提挈  
不難發揮有自縱入體之俱寫亦一毛而不墜何當  
入夢終期暗以相親倘欲臨池詎敢辭于歷試令也  
文章具舉翰墨皆陳秋毫以削寶匣以新但使元禮  
之門不將點額則知子張之手永用書紳夫如是則  
止有所託知有所因然后錄名之際希數字于伊人  
衛公李德裕斑竹管賦有序予寓居于郊外精舍有湘  
中太守贈以斑竹管奇彩燦爛愛玩不足因爲小賦  
以報之山合沓兮瀟湘曲水潺湲兮出幽谷緣層嶺

兮茂奇篠夾澄瀾兮聳修竹鷓鴣起兮鉤輅白猿悲  
兮斷續實璀璨兮來鳳根聯延兮倚鹿往者二妃不  
從獨處茲岑望蒼梧兮日已遠憂瑤瑟兮苔更侵何  
精誠之感物遂散漫于幽林爰有良牧採之巖趾表  
貞節于苦寒見虛心于君子始操截以成管因天姿  
之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放逐塊  
然巖中泰初憂而絕筆殷浩默以書空忽有客兮贈  
鯉因起予以雕虫念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昔  
漢代之方侈增其炳煥綴明璣以爲柙飾文犀而爲

玩

見博元

徒有貴于繁華竟何資乎藻翰曾不知擇美  
乎江潭訪奇于湘岸况乃彤管有煒列于詩人周得  
之而操牘張得之而書紳惟茲物之日用與造化之  
齊均方寶此以終老永躬耕乎典墳

韓愈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理東  
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  
子孫神明之后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  
眎八世孫翫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  
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后代遂隱不仕云居

東郭者號曰銳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狙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使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入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圍獵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之管城號曰管城子曰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

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暨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于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而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

聖治類編 卷之二 文房四譜卷二 十一 藝文  
罷穎與絳人陳元宏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  
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  
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  
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  
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  
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  
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  
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一姬姓文王之子  
封于毛所謂魯衛毛聃者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

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  
絕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  
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  
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  
秦真少恩哉

魏傳公選筆銘 昔在上古結繩而治降及後代易以  
書契書契之興興自頡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綸  
羣事通遠達幽垂訓紀典匪筆靡修實爲心畫臧否  
斯由厥美宏大置類鮮儔德馨之著惟道是將苟逞

其違禍亦無方

周樸謝友人贈牋紙并筆

見紙譜

段成式寄溫飛卿葫蘆管筆往復二首

桐鄉往還見

遺葫蘆管筆輒分一枚寄上下走困于守拙不能大  
用濩落之實有窮于惠施堅厚之種本慙于屈轂然  
雨思榮器愁想酒杯嫌苦菜而不吟持長柄而爲贈  
未嘗安筆卻省藏書八月斷來固是佳者方知綠沈  
赤管過于淺俗求太白麥穗獲臨賀石班蓋可爲副  
也飛卿窮素紉之業擅雄伯之名沿沂九流訂銓百

氏筆洒瀝而轉玉紙襞績而不供或助操彈且非玩  
好便望審安承墨細度覆毫勿令仲宣等閒敢咏也  
成式狀

溫庭筠答庭筠累日來洛水寒痂荆州夜嗽筋骸莫  
捐邪蠱相攻蝸腕傷明對蘭缸而不寢牛腸治嗽嗟  
藥錄而難求前者伏蒙賜葫蘆管筆一莖久欲舍詞  
聊申拜貺而上池未效下筆無聊慙況沈吟出懷未  
叙然則產于何地得自誰人而能繫以裁筠輕同舉  
羽豈伊籌草空操九寸之長何必靈芝獨號三株之

學海類編 文房四譜卷二 三  
秀但曾藏戢用省永貯仙居供笑遺民遽求佳種惟  
應仲履忽壓煩聲豈常見已墮遺犀仍抽直幹青松  
所染漆竹非珍足使玳瑁慙華琉璃掩耀一枚爲貴  
豈其陸生三寸見稱遂兼楊子謹當刊于巖竹寘以  
郊翰隨纖利而爲牀擬高低而作屋所恨書裙寡媚  
釘帳無功實覩凡姿空塵異貺庭筠狀  
陸龜蒙石筆架子賦 杯可延年簾能照夜直爲絕代  
之物以速連城之價爾材雖足重質實無妍徒親翰  
墨漫費雕鐫到處而人爭閣筆相逢而競欲投篇若

遇左太冲猶置門庭之下如逢陸内史先焚章句之  
前寶跗非鄰金匣不敵眞堪諫諍之士雅稱元靈之  
客謝守邊城雨細題處堪憐陶公嶺畔雲多吟中合  
惜或若君王有命璽素爭新則以火齊水晶之飾龍  
膏象齒之珍窺臨奮視髮染生春衛夫人閒弄綵毫  
思量不到班婕妤好笑提丹筆眊眊無因若自鼓山如  
當樞几則叨居談柄之列辱在文房之裏誠非刻畫  
幾受譴于織兒終假磨礪幸見容于夫子可以資雪  
唱可以助風騷莫比巾箱之貴堪齊鐵研之高吟洞

庭之波秋聲敢散賦瑤池之月皓色可逃若有白馬  
潛心雕龍在口鉤羅不下于三篋裁剪無慙于八斗  
零陵例化肯后于雙飛元晏書成願齊于不朽

陸龜蒙哀茹筆工辭

夫余之肱兮何縣縣耕不能來

兮水不能船裁筠束毫既勝且便晝夜今古惟毫是  
鑄爰有茹工工之良者擇其精麤在價高下闕齧又  
互尙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把編如蠶絲汝實助  
也我書之奇渾源未衰惟汝是賴如何已而有兔千  
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鋌緝觚靡辭圓而不流銛而不

歛在握方深亦茹之爲斲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  
殞吾甯不悲噫

段成式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筆十管輒健筆十管書

竊以孝經援神契夫子贊之以拜北極尙書中候周  
公授之以出元圖其后仲將稍精右軍益妙張芝遺  
法閻氏新規其毫則景成愈于中山麝柔劣于羊邈  
或得懸蒸之要或傳痛頡之方起自蒙恬蓋取其妙  
不唯元首黃瑄之製含丹纏素之華沾建被于一牀  
雕鏤上于二管而已跗則太白麥穗臨賀石班格爲

仙掌之形架作蓮花之狀限書一萬字應貴鹿毛價  
抵四十枚詎兼人髮前件筆出自新淦散卓尤精能  
用青毫之長似學鐵頭之短况虎僕久絕桐燭難成  
鷹固無慚兔或增懼足使王朗遽閣君苗欲焚戶牖  
門牆足備其闕也

余知古謝段公五色筆狀 伏蒙郎中殊恩賜及前件  
筆竊以趙國名毫遼東仙管曾進言于石室奏議于  
圓邱經阮籍而飛動稱神得王珣而形製方大妙合  
景純之讚奇標逸少之經利器莫先豈宜虛授某藝

乏鴻彩膺此綠沈降自成麟翻將畫虎空懷得手之  
媿如無落度之憂春蚓未成豐狐濫對喜並出圖而  
授驚逾入夢之徵將欲遺于子孫清白莫比更願藏  
之篋筭瑞應那同捧戴明恩伏增感激謹狀

殷元筆銘云 宣神者言載言者書受以毫管妙百以  
敷彌綸二像包括有無

孔璠之筆讚曰 亶亶柔翰敷微通神時淪古冥方趨  
常新

文嵩四侯傳 管城侯毛元銳字文鋒宣城人也其先

黃帝時大昂流于東野而生昂宿一名旄頭遂姓毛氏世居兔園少昊時因少暴農之稼爲鷓鳩氏所擒誅之以爲乾豆其族有竄于江南者居于宣城溧陽山中宗族豪盛元銳之世二代祖聿因秦始皇時遣大將軍蒙恬南征吳楚疑其有三窟之計恃狡而不從使前鋒圍而盡執其族擇其首領會健者縻縛之獻于麾下大將軍問聿之能曰善編錄簡策自有文字已來注記略無遺漏大將軍奇之用命爲掾掌管記及凱旋聞于上爲築城而居其族遂以文翰著名

其子士載漢時佐太史公修史有勁直之稱天子因覽前代史嘉其述美惡不隱文簡而事備拜左右史以積勞累功封管城侯子孫世修厥職能業其官累代襲爵不絕皆與名賢碩德如張伯英衛伯玉索幼安鍾元常韋仲將王逸少王子敬竝爲執友歷宋齊已來朝廷益以爲重銳之曾大父如椽與王珣爲神契之交大父弗聿與江文通紀少瑜有彩毫鏤管之惠皆文章之會友也銳爲人穎悟俊利其方也如鑿其圓也如規其得用也稱首則默默而作隨心應手

有如風雨之聲者有如鸞鶴迴翔之勢龍蛇奔走之狀者能屬文多記不倦濡染光祖德也起家校書郎直館遷中書令襲爵管城侯聖朝庶政修明往與南越石虛中燕人易元光同被詔常侍御案之右與華陰楮知白爲相須之友天子以六合晏然志在墳典因詔元銳專掌修撰銳久蒙委用心力以殫至于疲憊書札粗疏懼不稱旨遂懇上疏告老上覽之嘉嘆曰所謂達士知止足矣優詔可之曰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載諸方冊有德可觀卿仰止前哲宜加厚禮可

工部尙書致仕就國光優賢之道也仍以其嗣職焉史臣曰管城毛氏之毛蓋昴宿之精取髦頭之名以爲氏與姬姓毛伯鄭之后毛氏不同族也其子孫則盛于毛伯之后其器用則徧及日月所燭之地自天子至于士庶無不重之者也朝廷及天下公府曹署隨其大小皆處右職功德顯著宗族蕃昌云

文房四譜卷二

文房四譜卷三

硯譜 水滴器附

一之敘事

三之雜說

一之敘事

二之造

四之辭賦

昔黃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  
硯又太公金匱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  
無得汙白是知硯其來尚矣

釋名云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甚古

樸蓋夫子平生時物也

及顏路所請之車亦存

王子年拾遺云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青鐵硯此

鐵于閩國所貢鑄爲硯也

又吳都有硯石山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銀參

帶圓硯大小各四枚

開元文字云硯者墨之器也

東宮故事云晉皇太子初拜有漆硯一枚牙子百副

又皇太子納妃有漆書硯一

劉澄之宋初山川古今記云興平縣蔡子池石穴深二

百許丈石青色堪爲硯

說文云石滑謂之硯字從石見

魏甄后少喜書常用諸兄筆硯其兄戲之曰汝欲作女

博士耶后曰古之賢女未有不覽前史以觀成敗

或云端州石硯匠識山石之脈理鑿之五七里得一窟

自然有圓石青紫色琢之爲硯可值千金故謂之子

石硯窟雖在五十里外亦識之

西京雜記云天子玉几冬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象牙火籠籠其上皆散華文后宮則五色綾紋以酒爲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爲硯亦取其不冰

昔有人盜發晉靈公冢冢甚魁壯四角皆以石爲攬犬捧燭石人四十餘人皆立侍尸猶不壞九竅之中皆有金玉獲蟾蜍一枚大如拳腹容五合水潤如白玉

爲盛書滴器

同見雜記中

張彭祖少與漢宣帝微時同硯席帝卽位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曹爽與魏明帝亦然

劉宏與晉武帝亦同見雜記中

崔實四民月令云正月硯凍開命童幼入小學十一月

硯水冰命童幼讀孝經論語

墨藪云凡書硯取煎涸新石潤溼相兼又浮津輝墨者隋書宇文慶少年時曰書足以記姓字安能久事筆硯

有項羽班超之志

柳公權嘗寶惜筆硯并圖書自扁鐫之常云青州石末爲第一矣今磨訖墨易冷絳州之硯次之

劉聰謂晉懷帝曰頃昔贈朕柘弓銀硯卿頗憶否帝曰焉敢忘之但恨不能早識龍顏

蕭子顯齊書云王慈年八歲外祖宋太祖江夏王義恭  
施寶物恣其所取慈但取素琴石硯而已義恭善之  
晉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其祖聲撫喬首曰所恨不得  
見汝成人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告喬喬執硯  
而泣之

通典云虢州歲貢硯十枚

又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

李陽冰云夫硯其用則貯水畢則乾之居久浸不乾墨  
乃不發墨既不發書乃多漬水在清淨宜取新水密

護塵埃忌用煎煮之水也

袁彖贈庾廙蟀硯見筆譜中

梁武帝性純儉吳令唐進鑄成盤龍火爐翔鳳硯蓋詔  
禁錮終身

### 一之造

柳公權常論硯言青州石未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  
言端溪石硯世傳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爲硯至  
妙益墨而至潔其溪水出一草芊芊可愛匠琢訖乃  
用其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噫豈非天

使之然耶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豬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世謂之鸚鵡眼或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尤價倍于常者也其山號曰斧柯山卽觀棊之所也昔人採石爲硯必中牢祭之不爾則雷電勃興矢石所在其次有將軍山其硯已不及溪中及斧柯者今歙州之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匠鑄之硯其色黑亞於端若得其石心見巧匠就而琢之貯水之處圓轉如渦旋可愛矣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爲硯其工而貯水數日不滲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綌濾過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與眾瓦有異焉卽今之大名相州等處土人有假作古瓦之狀硯以市于人者甚眾

繁欽硯贊云或薄或厚乃圓乃方方如地體圓似天常班溫采散色染毫芒點黛文字耀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無疆浸漬甘液吸受流芳蓋今製之令薄者光觀見之令一夫捧持匠方琢之或內于稻穀中出其

學海類編 卷三 五  
半而理之其鑿如麤針許製畢有如表紙厚薄者或  
有全良石之材工其內而質其外者或規如馬蹄銳  
如蓮葉上圓下方如圭如璧者圓如盤而中隆起水  
環之者謂之辟雍硯亦謂之分題硯腰半微坳謂之  
郎官樣者連水滴器于其首而爲之者穴其防以導  
水焉閉其上穴則下穴取水流注于硯中或居常則  
略無沾覆繁之銘見之矣

又繁欽硯頌曰鈞三趾于夏鼎象辰宿之相扶今絕不  
見三足硯僕嘗遊盱眙泉水寺過一山房見一老僧

擁袖向暘模寫梵字前有一硯三足如鼎製作甚古  
僕前舉而訝之僧白眼默然不答僕因不復問其由  
是知繁頌足可徵矣

傅元硯賦云木貴其能輒石美其潤堅因知古亦有木  
硯

作澄泥硯法以瑾泥令入于水中按之貯于甕器內然  
后別以一甕貯清水以夾布囊盛其泥而擺之俟其  
至細去清水令其乾入黃丹團和溲如麪作一模如  
造茶者以物擊之令至堅以竹刀刻作硯之狀大小

學海類編  
六  
藝育  
隨意微蔭乾然后以刺刀子刻削如法曝過開空堞  
于地厚以稻糠并黃牛糞攪之而燒一伏時然后入  
墨蠟貯米醋而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足亞于石  
者

唐李匡又撰資暇云稠桑硯始因元和初其叔祖宰虢  
之朱陽邑諸阮溫清之隙必訪山水以遊一日于澗  
側見一紫石憩息于上佳其色且欲紀其山憩之遊  
既常攜鐫具隨至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文復無剋  
缺乃曰不利不缺可琢爲硯矣既就琢一硯而過但

但惜其重大無由出之史行百步許至有小如拳者  
不可勝紀遂令從者挈數拳而出就縣第製琢有胥  
性巧請琢之遂請解胥籍于是採琢開席于大路厥  
利驟肥后諸阮每經稠桑必相率致硯以報其本焉  
稠桑石硯自此也

### 三之雜說

古人有學書于入者數年自以其藝成遂告辭而去師  
曰吾有一篋物可附于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又  
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此人方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知其師夙之所用者也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  
藝是知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極焉  
西域無紙筆但有墨彼人以墨磨之甚濃以瓦合或竹  
節卽其硯也彼國人以指夾貝葉或藤皮掌藏墨硯  
以竹筆書梵字橫讀成文蓋順葉之長短也常見梵  
僧沸唇緩類歷眸之間數行俱下卽不知其義也  
藍田王順山悟真寺有高僧寫涅槃經羣鴿自空中銜  
水添硯水竭畢至曾聞彼山僧傳云亦見于白傅百  
餘韻詩

常有蟻爲精爲王者遊獵于儒士之室儒士見之甚微  
且顯乃于几案之上硯中施罾繼獲魴鯉甚多  
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案之硯忽作數  
十聲鄭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座曰硯中作聲有聲價  
之象朗后果出入台輔斯吉兆也明矣今直閣苑舍  
人果言頃自大暑直館于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閒  
范公几案之上所用硯或作一十五聲丁丁然甚駭  
之范獨內喜迨半月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魏孝靜帝有芝生銅硯

今觀歲貢方物中號州鍾馗石硯二十枚未知鍾馗得號之來由也

越州戒珠寺卽羲之宅有洗硯池至今歲常黑色今金州廉使錢公言

僖宗朝鄭畋盧攜同爲相不協議黃巢事怒爭于中書堂盧拂衣而起袂染于硯而投之

開天傳信記云元宗所幸美人忽夢人邀去縱酒密會因言于上上曰必術人所爲也汝若復往宜以物誌之其夕孰寐飄然又行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

文于曲房屏風上悟而具啓乃潛令人訪之于東明觀見其屏風手文尙在所居道人已遯矣

梁元帝忠臣傳曰劉宏沛國人常寄居洛陽與晉武帝同硯席

筆陣圖以水硯爲城池

異苑蔣道友于水側見一浮祖取爲硯製形象魚有道家符讖及紙皆內魚硯中嘗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暫遊湘水過湘君廟爲二妃所畱今暫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友詰旦至水側見罾者得一鯉

魚買剖之得先時符讖及紙方悟是所夢人弃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有人過湘君廟見此魚硯在二妃側

宣室志云有蔣生者好道之士也逢一貧婁人自稱章全素自役使來怠惰頗甚蔣生頻櫛楚之忽一日語蔣生日君几上石硯某可點之爲金蔣生愈怒其誑誕時偶蔣生忽出迨歸章公已死矣然失几上之硯因窺藥鼎中有奇光試探得硯而一半已爲紫磨金矣蔣因歎憤終身也

近石晉之際關右有李處士者放達之流也能畫馴狸復能補端硯至百碎者齎歸旬日卽復舊焉如新琢成略無瑕類世莫得其法也

#### 四之辭賦

傅元硯賦 採陰山之潛璞簡眾材之攸宜卽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爲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輒石美其潤堅加朱漆之膠固含冲德之清元

楊師道詠硯詩 圓池類辟水輕翰染烟華將軍班定

遠見棄不應賒

李尤硯銘 書契既造硯墨乃陳篇籍永垂記誌功勳  
魏王粲硯銘 爰初書契以代結繩人察官理庶績誕  
興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寫行書不盡心淳樸澆  
散日以崩沈墨運翰染榮辱是懲念茲在茲惟元是

徵

唐李賀青花紫硯歌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  
紫雲傭剗抱水含滿脣暗洒萇宏冷血痕紗幘晝暖  
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乾膩薄重立脚勻數寸秋

光無日昏圓毫促點聲清新孔硯寬頑何足云

傅元水龜銘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源味水有似清  
泉潤彼元墨染此柔翰中情寫意經緯羣言

韓愈瘞硯文 序曰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  
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與之試藝春官  
天寶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間誤墜地毀焉乃匣歸  
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曰土  
乎成質陶乎成器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毀不忍  
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

張少傅石硯賦

山水清輝  
墨妙筆精

硯之施也被乎用石之質

也本乎山溫潤稱珍騰异彩而玉色追琢成器發奇  
文而綺斑蓋求伸于知己爰得用于君子故立言之  
徒載筆之史將吮墨以濡翰乃操觚而汲水始爛爛  
以光澈終霏霏而烟起或外圓而若規或中平而如  
砥原夫匠石流盼藻瑩生輝象龜之負圖乍伏如鵲  
之緘印將飛設之戶庭王充之名允著置之藩溷左  
思之用無違徒觀夫清光景耀真質霜淨符彩華鮮  
精明隱映皎如之色比藏冰之玉壺煥然之文壯吐

菱之石鏡當其山谷之側沈冥未識韞玉吐雲懷珍  
隱德因入用以磨礪由其人而拂拭故能撫之類磬  
發奇音對之若鏡開新色既垂文以成象亦澄瀾而  
漬墨硯之用也詎可興歎而焚石之堅然孰謂有時  
而泐斯可以正典謨之紀垂篆籀之則者也遂更播  
美六書傳芳三妙用之漢帝嘗同彭祖之席存之魯  
國猶列宣尼之廟是以遺文可述茲器爰匹匪銷匪  
鑠良金安可比其剛不磷不緇美玉未足方其質光  
鳥蹟于青簡發龜文于洪筆則知創物作程事與利

并茲硯也所以究墨之妙窮筆之精者也  
黎逢石硯賦 有子墨客卿從事于筆硯之間學舊史  
之暇日得美石于他山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硯精  
而染墨在虛中而貯水水隨暈而環周墨浮光而黛  
起明而未融是以爲用久而不渝故以爲美成器尙  
古徵闕里之素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且王言  
惟一道心惟微於以幽贊由之發揮從人之欲委質  
莫違代若遐棄民將疇依肅觀光而霧集賴設色而  
烟霏實將振文而爲邦豈惟蘊玉而山輝者哉君無

謂一拳之石取其堅君無謂一勺之水取其淨君其  
遂取我有成性苟有補于敷聞固無辭于蘊映惟聖  
人有大寶昊天有成命莫不自我以載形因我以施  
令志前王之事業作后人之龜鏡夫物遷其常天運  
不息水有涸兮石有泐代貴其不磷我則受其堅代  
貴其不染我則受其黑象山之下泉爲天下之式因  
碌碌于俗閒類栖栖于孔墨嗚呼辭尙體要文當絕  
妙雖濡翰其不疲無煩文而取誚爰貢君子以其勁  
質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對此大匠厠諸鴻筆見珍于

學海類編  
殺青之辰爲用于草元之日夫氣結爲石物之至精  
攻之爲硯因用爲名事若可久代將作程斯器也不  
獨堅之爲貴諒于人之有成

吳融字子華古瓦硯賦 勿謂乎柔而無剛土埏而爲  
瓦勿謂乎廢而不用瓦斷而爲硯藏器蠖屈逢時豹  
變陶甄已往含古色之幾年磨瑩俄新貯秋光之一  
片厥初在冶成象毀方效姿論堅等鬢鬪縹勝瓷人  
莫我知是冬穴夏巢之日形爲才役乃上棟下宇之  
時扶同杞梓迴避茆茨若乃臺號姑蘇殿稱枵詣樓

標十二之聳閣起三重之麗莫不瓴甌凝輝鴛鴦疊  
勢縫密如鑲行疏若綴銜來而月影重重漏出而爐  
香細細觚稜金爵競託岩嶢玉女胡人爭來睥睨陵  
谷難定松薪忽焉朝歌有已秀之麥咸陽有不滅之  
烟是則縱橫舊址散亂荒阡風飄早落雨滴仍穿藏  
瀾迤之春蕪耕牛脚下照青熒之鬼火戰骨堆邊誰  
能識處亦莫知年何期邂逅見寵雕鐫資乎有作備  
我沈研磬在水以羞浮鐘因霜而謝響玉滴一墮松  
烟四上山雞誤舞澄明之石鏡當頭織女疑來清淺

之銀河在掌昇哉昔之藏歌蓋舞庇日干霄繁華幾  
代零落一朝委地而合墮塵土依人而卻伍瓊瑤天  
祿石渠和鉛卽召風臺雪苑落筆爭邀依依舊款歷  
歷前朝沈家令座上迴看能無淚下江中書歸來偶  
見得不魂銷有以見古今推移牢籠眇漫成敗皆分  
短長一貫何樹春秋各千年何花開落惟一旦星隕  
地以爲石盡滅光輝雞升天而上仙別生羽翰異類  
猶然浮生莫算

王嵩萼孔子石硯賦

昔夫子有石硯焉邈觀器用宛

無雕鑿古石猶在今人尙傳從歎鳳兮何世至獲麟  
兮幾年爰止爰定幾徂幾遷任迴旋于几席垂翰墨  
于韋編時亦遠矣物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得茲  
而不捐洎乎俗遠聖賢教移齊魯列廟以居先師攸  
主上熒熒以光徹旁冪冪而色固介爾堅貞確乎規  
矩昔有諸侯力政周道無聞嗟禮樂之仍缺歎詩書  
之未分聖人乃啓以褒貶垂以典墳必藉斯器用成  
斯文蓋石固而人往亦有事乎硯云至乃方質圓形  
銅模龜首雕飾爲用陶甄可久橫彩烟而不絕漆淥

水之常有豈如是石斯爲不朽昔偶宣父厥容伊何  
旁積垂露中含偃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  
其邁變炎涼之已多別有縫掖書生獻策東京仰望  
先哲攻文后成叨秉筆以當問愧含毫而頌聲  
李琪謝朱梁祖大硯瓦狀 蒙恩賜臣前件硯者伏以  
記室濡毫于楯鼻刃側非多史臣染翰于螭頭箇形  
甚小尙或文章煥發言動必書爲號令之詞作典謨  
之訓如臣者坐憂才短行篋思遲自叨金馬之近班  
常愧玉蟾之舊物豈可又頒文器周及禁林製作泐

淳規模廣滑閉宮苔而色古連池石以光凝敢不致  
在坐隅酣如筆陣餘波浸潤便同五老之壺終日拂  
磨豈但一丸之墨如承重寶倍盛殊恩

貫休詠硯詩 淺薄雖頑樸其如近筆端低心蒙潤  
久入匣便身安應念研磨久無爲瓦礫看倘然人不  
棄還可比琅玕

魏繁欽硯頌 有般倕之妙匠兮類詭異于遐都稽山  
川之神瑞兮識璣璇之內敷遂縈繩于規的兮假卞  
氏之遺模擬渾噩之肇樸弓效羲和之毀隅鈞三趾

于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供無窮之祕用兮御几筵而優游

莊南傑寄鄭磻壘石硯歌  
媧皇補天殘錦片飛落人閒為石硯孤峰削壘一尺雲虎幹熊跪勢皆徧半掬春泉澄淺清洞天徹底寒泓泓筆頭搶起松烟輕龍蛇怒鬪秋雲生我今得此以代耕如探禹穴披崢嶸披崢嶸心骨驚坐中髣髴到蓬瀛

李琪咏石硯 遠來柯嶺外近到玉堂閒乍琢文猶澀新磨墨尙慳不能濡大筆何要別秋山

劉禹錫贈唐秀才紫石硯詩 端溪石硯人閒重贈我應知正草元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龜下豈天然玉蟠吐水霞光淨彩翰搖風絳錦鮮此日傭工記名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文嵩卽墨侯石虛中傳 石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性好山水隱遁不仕因採訪使遇之于端溪謂曰子有撲質沈辱之德兼有奇相體貌紫光噓呵潤澈頗負材器但未遇哲匠琢磨耳禮不云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其謂矣今天子御四海六

合之內無不用之材無不成之器吾今奉命巡察天下風俗採訪海內遺逸安敢輒怠厥職見賢不荐者歟子無戀溪泉自取沈棄耳虛中曰僕生此南土遠在峽隅自不知材堪器用既辱採顧敢不唯命是從採訪使遂命博士金漸之規矩磨礪不日不月果然業就虛中器度方員皆有邊岸性格謹默中心坦然若汪汪萬頃之量也採訪使以聞于省司考試之與燕人易元光研覈合道遂爲雲水之交有司以荐于上上授之文史登臺省處右職上利其器用嘉其謹默詔命常侍御案之右以備濡染因累勲績封之卽墨侯虛中自歷位常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元光華陰椿知白常侍上左右皆同出處時人號爲相須之友史臣曰衛有大夫石碯其先顓帝之苗裔也出靖伯之后曰甫甫生石仲仲之后曰碯春秋時仕衛世爲大夫焉卽墨侯石氏與衛大夫碯不同也蓋出五行之精八音之靈岳結而生稟質而名懷寶爲玉吐氣爲雲發礪利刃與天地常存者也



自是天下咸謂之蔡侯紙

左伯字子邑漢末益能爲之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亦策之說文云紙者絮一苦也從糸氏聲蓋古人書于帛故裁其邊幅如絮之一苦也

真誥云一條有楊掾掾名曦書兩本一黃牋一碧牋

魏韋誕云蔡邕非紈素不妄下筆

張芝善書寸紙不遺有絹必先書后練

桓元詔平淮作桃花箋紙縹綠青赤者蓋今蜀箋之製

也

真誥云三君多書荊州白牋紙歲月積久首尾零落或

兼缺爛前人糊搨不能悉相連補

釋名曰紙者砥也謂平滑如砥也

幡紙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以代竹簡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紙字從糸氏無氏下從巾者

又桓元令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恭今諸用簡者宜

以黃紙代之

虞預表云祕府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乞四百

學海類編  
二  
枚付著作吏寫起居注

廣義將軍岷山公以黃紙上表于慕容儁曰吾名號未異于前何宜便爾讓令以白紙稱疏

古有藤角紙范甯教云土紙不可作文書皆令用藤角

紙

古謂紙爲幡亦謂之幅蓋取繪帛之義也自隋唐已降乃謂之枚

魏武令曰自今諸掾屬侍中別駕常于月朔各進得失給紙函各一

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側理紙萬番南越所貢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蓋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

東觀漢記曰和熹鄧后臨朝萬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李陽冰云紙常宜滌藏篋笥勿令風日所侵若久露埃塵則枯燥難用矣攻書者宜謹之

墨藪云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

三輔決錄曰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籀之法非

得純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  
筆在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  
可盡徑丈之勢方寸之言宜歸文  
晉書爲詔以青紙紫泥  
貞觀中始用黃紙寫勅制

高宗上元二年詔曰詔勅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  
有蟲蠹宜令今后尚書省頒下諸司諸州縣宜並用  
黃紙  
歐陽通紙必堅潔白滑者方書之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千枚極妙并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勅紙各一百  
張

雷孔璋會孫穆之猶有張華與其祖書所書乃桑根紙

王右軍爲會稽謝公就乞牋筆庫內有九萬枚悉與之

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賣之以給紙筆故不得早涉藝  
文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御史故事云按彈奏白簡爲重黃紙爲輕今一例白紙無甚差降矣

古彈文白紙爲重黃紙爲輕故彈王源表云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矣

國史補曰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屑骨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牋雲陽州六合牋蒲州白薄重抄臨川滑薄

唐韋陟書名如五朶雲每以綵牋爲緘題時人譏其奢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有不知五經之名而饗儒官之祿不嫻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注簡而受駁議之勞

千寶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會聚散逸使自一貫博訪知古者片紙殘行字字各異又乏紙筆或書故紙詔答云今賜紙二百枚

晉令諸作紙大紙一尺三分長一尺八分聽參作廣一尺四寸小紙廣九寸五分長一尺四寸

石虎詔曰先帝君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于銓用

學海類編 卷四 文房四譜卷四 五 藝育  
爲允可依晉氏九班爲準格

京邦記東宮臣上疏用白紙太子合用青紙

崔瑗與葛元甫書令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徐邈與王珉書東宮臣既黃紙奉表于天朝則宜白紙

上疏于儲宮或說白紙稱表吾謂無此體各異又云  
山簡表臣父故侍中司徒濤奉先帝手筆青紙詔

### 二之造

漢初已有幡紙代簡成帝時有赫蹏書詔應劭曰赫蹏  
薄小紙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剉故布及

魚網樹皮而作之彌工如蒙恬已前已有筆之謂也  
又棗陽縣南蔡倫宅故彼土人多能作紙又庾仲雍  
明州記云應陽縣蔡子池南有石曰云是蔡倫舂紙  
臼也一云棗陽縣

黟歙閒多良紙有凝霜澄心之號復有長者可五十尺  
爲一幅蓋歙民數日理其楮然后于長船中以浸之  
十夫舉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節之于是以大  
薰籠周而焙之不上于牆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勻薄  
如一

蜀中多以麻爲紙有玉屑屑骨之號江浙閒多以嫩竹爲紙此土以桑皮爲紙剡溪以藤爲紙海人以苔爲紙浙人以麥莖稻稈爲之者脆薄焉以麥橐油藤爲之者尤佳

漢末左伯字子邑又能爲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仲將韋誕字也

宋張永自造紙墨

蜀人造十色牋凡十幅爲一榻每幅之尾必以竹夾夾

之和十色水逐榻以染當染之際棄置搥埋堆盈左右不勝其委頓逮乾則光彩相宣不可名也然逐幅于方版之上研之則隱起花木鱗鸞千狀萬態又以細布先以麪漿膠令勁挺隱出其文者謂之魚子牋又謂之羅牋今剡溪亦有焉亦有作敗麪糊和以五色以紙曳過令沾濡流離可愛謂之流沙牋亦有煮阜莢子膏并巴豆油傳于水面能點墨或丹青于上以薑搵之則散以狸鬚拂頭垢引之則聚然後畫之爲人物研之爲雲霞及鷲鳥翎羽之狀繁縟可愛以

紙布其上而受采焉必須虛窗幽室明槃淨水澄神慮而製之則臻其妙也近有江表僧于內庭造而進之御毫一洒光彩煥發

晉武賜張華側理紙已具敘事中本草云陟釐味甘大溫無毒止心腹大寒溫中消穀強胃氣止洩痢生江南池澤陶隱居云此卽南人用作紙者唐本注云此物乃水中苔今取爲紙名爲苔紙青黃色味澀小品方曰水中鹿苔也音陟釐陟釐與側黎相近側黎又與側理相近也又云卽石髮也

薛道衡詠苔紙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鉤

搨紙畫紙法見雜說門

永徽中定州僧修德欲寫華嚴經先以沈香漬水種楮樹俟其拱取之造紙

丹陽記江甯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于此造紙之所也常送凝光紙賜王僧虔一云銀光紙也

林邑記云九真俗書樹葉爲紙日食食亦於一類也段成式在九江出意造紙名雲藍紙以贈溫飛卿

三之雜說

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木鳳凰口中令銜之飛

學海類編 卷四 文房四譜卷四 八  
下端門 漢書曰五色鳥者鳳凰也 中令書之類

庾永興答王羲之書曰得示連紙一丈致辭一千增其  
歎耳了無解往懷

江南僞主李氏常較舉人畢放榜日給會府紙一張可  
長二丈闊一丈厚如繪帛數重令書合格人姓名每  
紙出則縫掖者相慶有望于成名也僕頃使江表觀  
今壞樓之上猶存千數幅

畫品云古畫尤重紙上者言紙得五百年絹得三百年  
方壞

紙投火中烟起尤損人令肺腑中有所傷坐客或云天  
下神祠中巫祝閒少有肥者蓋烟紙烟常熏其鼻息  
故也

山居者常以紙爲衣蓋遵釋氏云不衣蠶口衣者也然  
復甚煖衣者不出十年黃面而氣促絕嗜欲之慮且  
不宜浴蓋外風不入而內氣不出也

亦嘗聞造紙衣法每一百幅用胡桃乳香各一兩煮之  
不爾蒸之亦妙如蒸之卽恆洒乳香等水令熱熟陰  
乾用箭幹橫卷而順蹙之然患其補綴繁碎今黟歙

中有人造紙衣段可如大門闔許近士大夫征行亦有衣之蓋利其拒風于凝沍之際焉陶隱居亦云武陵人作穀皮衣甚堅好也

今江浙間有以嫩竹爲紙如作密書無人敢拆發之蓋隨手便裂不復粘也

羊續字叔祖以清率下紙帷布被以敗紙糊補之時爲南陽守

在昔書契以還簡策作矣至于厥后或以縑帛蔡侯有作方行于世近代以來陰陽卜祝通于幽冥者必斷

紙爲幣以賂諸冥漢君每覩諸家元怪之語或有鬼祈于人而求之者或有賂之而獲洪福者噫游魂爲變縣古而然漢室已前鬼何所資乎得非神不能自神而隨世之態乎

唐末太學博士邱光庭亦有紙錢說文多不錄

杜陽編德宗朝有朱來鳥常噉玉屑聲甚清暢及爲鷲鳥所搏宮人皆以金花牋寫心經薦其冥福

張平子與崔子玉書云乃者朝賀明日讀太元經元四百歲其興乎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

通藏之待能者幅寫者絹帛代紙以寫也

邢子才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專爲山水之遊時人方

之王粲其文一出京師爲之紙貴

陳后主常令八婦人襞綵牋製五言詩

魏收文襄令爲檄梁文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

唐書杜耀爲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吏以紙萬張贈之耀

惟受百幅人歎之曰昔清吏一大錢復何異

異苑張仲舒在廣陵天雨絳羅牋紛紛甚駛非吉兆也

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手跡歡喜何量次

于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七字

延篤答張惟奐書曰惟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

英來惠書書盈四紙讀之反覆喜不可言

張奐與陰氏書曰舊念旣密文章粲爛名實相副來讀

周旋紙弊墨渝不離于手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序乘樂興而書用蠶紙繭鼠鬚

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太宗后得之洎玉華宮大漸

語高宗曰吾有一事汝從之方展孝道高宗涕泣引

耳而聽言得蘭亭序陪葬吾無恨矣

學海類編 卷四  
鄭虔爲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  
遂借僧房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

歷代名畫記云背書畫勿令用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  
滑漫薄大幅生紙紙縫先避畫者人面及要節處若  
縫之相當則強急卷舒有損要令參差其縫則氣力  
均平太硬則強急太薄則失力絹素綵色不可擣理  
紙上白畫可以砧石安貼之仍候陰陽之氣調適秋  
爲上時春爲中時夏爲下暑溼之時不可也

歷代名畫記云江東地潤無塵人多精藝好事者常宜

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摸寫古人好搨畫十得  
七八不失神彩筆跡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

搨紙法用江東花葉紙以柿油好酒浸一幅乃下鋪不  
浸者五幅上亦鋪五幅乃細卷而捶之候浸漬染著

如一搨書畫若俯止水窺朗鑑之明徹也

今舉子云宜齋入詞

場以護試紙防他物所污

庾闡字仲初造楊都賦成其文偉麗時人相傳爭寫爲  
之紙貴

漢成帝趙婕妤后宮有兒生八九日客持詔記封綠

學海類編 卷四  
小篋與獄中婦人有裹藥二枚赫蹠書曰告傳能努力飲此藥孟康曰赫蹠染黃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劉展曰赫音兄弟鬪于牆之鬪應劭曰赫蹠薄小紙也互有所說

本草拾遺云印紙剪取印處燒灰水服令人絕產

撫州有茶衫子紙蓋裹茶爲名也其紙長連自有唐已

來禮部每年給明經帖書

見茶譜

藥品中有閃刀紙蓋裁紙之際一角壘在紙中匠人不知漏裁者鑿入入藥用

孔溫裕因直諫貶柳州司馬有鵲喜于庭兒孫拜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拜

見田

話錄

資暇云松花牋代以爲薛濤牋誤也松牋其來舊矣元和之初薛濤尙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牘之乃命匠人狹小爲之蜀中才子旣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今蜀中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松花一色

魏人謗邢邵云邢家小兒常作文表自買黃紙寫之而

送

司馬消難不知書書架上徒設空紙時人云黃紙五經  
赤軸三史

蘇綽爲人公正周文推心委任而無閒或出遊常豫置  
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  
南朝有士人朱詹家貧力學常吞紙療飢

今大寮書題上紙籤出于李趙公

唐初將相官告亦用銷金牋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牋  
花牋而已厥後李肇翰林志云凡賜與徵召宣索處

分日詔用白藤紙慰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太清宮  
內道觀荐告文辭用青藤紙朱書謂之青辭諸陵薦  
告上表內道觀文竝用白麻紙凡赦書德音建后立  
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命相命將竝用白藤紙不用印  
雙日起草隻日宣宰相使相官告竝用色背綾金花  
紙節度使竝用白背綾金花紙命婦卽金花羅紙吐  
蕃及贊普書及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上白檀木真  
珠瑟瑟鈿函金鎖鑰吐蕃宰相摩尼師已下書用五  
色麻紙南詔及青平官書用黃麻紙

學海類編 卷四 文房四譜卷四 七  
唐朝進士榜頭粘堅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滾轉書曰

禮部貢院四字

或云文皇以飛白書  
或云象陰注之象

宣宗雅好文儒鄭鎬知貢舉忽以紅箋筆札一名紙曰  
鄉貢進士李御名以賜之

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構傾頽謀欲建立其日有  
童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于是建刹  
正當紙花處

攝生者尤忌枕高宜枕紙二百幅每三日去一幅漸次  
取之迨至告盡則可不俟枕而寢也若如是則腦血

不減神光愈盛矣

神仙傳云李之意神仙人也蜀先主欲伐吳問之意乃  
求紙筆畫作兵馬數十手裂壞之又畫一大人又壞  
之先主出軍敗衄

戴祚甄異傳云王肇常在內宿晨起出外妻韓氏時尙  
未覺而奴子云郎索紙百幅韓視帳中見肇猶臥忽  
不復見后半歲肇亡

王炎冥祥記云元嘉八年蒲坂城中大火災里中小屋  
雖焚而于煨燼下得金經紙素如故

學海類編 卷四 藝文  
林邑記九真俗書樹葉爲紙廣州記取穀樹皮熟搗堪  
爲紙蓋蠻夷不蠶乃被之爲褐也

釋迦佛爲磨休王時剝皮爲紙寫大乘經見筆譜

王羲之筆經云以麻紙裹柱根欲其體實得水不化  
搜神記益州西南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禱者持一百  
幅紙及筆墨放石室中則言吉凶

劉恂嶺表錄異云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柅柳其先  
白而繁其葉如橘皮堪作紙名爲香皮紙皮白色有  
文如魚子牋雷羅州義甯新會縣率多用之其紙漫  
而弱沾水卽爛不及楮皮者

世說戴安道就范宣學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紙亦  
抄紙

#### 四之辭賦

傅成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治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  
器與事易旣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而當策猶純儉  
之從宜亦惟變而是適夫其爲物厥美可珍廉方有  
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爲此  
新攬之則舒捨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

學海類編  
梁江洪爲傳建康詠紅箋詩 雜采何足奇惟紅偏可

作灼爍類藻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方脂裁花承百

和不遇精華人豈入風流座

梁簡文帝詠紙詩 皎白猶霜雪方正若布某宣情且

記事甯同魚網詩

韓道衡詠苔紙詩 昔時應春色引淥泛清流今來承

玉管布字轉銀鈎

梁劉孝威謝官紙啓略云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

淮桃花中宮穀樹固亦慙茲靡滑謝此鮮華

韋莊乞綵牋歌 浣花溪上如花客綠闌紅藏人不識

畱得溪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手把金刀裁綵

雲有時剪破秋天碧不使虹霓段段飛一時驅上丹

霞壁蜀客才多染不工卓文醉後開無力孔雀銜來

向日飛翩翩壓折黃金翼我有歌詩一千首磨礪山

岳羅星斗開卷長疑雷電驚揮毫只怕龍蛇走班班

布在詩人口滿軸松花都未有人閒無處買烟霞須

知得自神仙手也知價重連城璧一紙萬金猶不惜

薛濤昨夜夢中來慙慙勸向君邊覓

僧齊己謝人贈碁子綵牋詩  
陵陽碁子浣花箋  
深愧攜來自錦川  
海蚌琢成星落落  
吳綾隱出鳳翩翩  
畱防桂苑題詩客  
惜寄桃源敵手仙  
捧受不堪題出處  
七千餘里劍關前  
舒元與悲剡溪古藤文  
金剡溪上縣四五百里多古藤  
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脈他植發活獨古藤  
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于地方春且死遂問溪上之有道者言溪中多紙工持刀斬伐無時劈剝皮肌以給其業意藤雖植物者溫

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于命天地間  
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  
一物疵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洛西雍歷  
見言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悟曩見剡藤之死職  
正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  
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  
皆不啻探驪龍珠雖有曉悟者其倫甚寡不勝眾者  
亦皆斂手無語勝眾者果自謂天下文章歸我遂輕  
傲聖人之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抑入于折揚皇華中

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于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  
盈數千百人人筆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爲謬誤  
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甚桑泉波波頽沓未見止  
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  
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爲剡溪猶不足以給况  
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后之日不復有藤生于剡矣大  
抵人閒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  
過莫有橫及于物物之資人亦有時時其斬伐不爲  
天闕予謂今之錯爲文者皆天闕剡溪藤之流也藤

生有涯而錯爲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于剡藤  
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周朴謝友人惠箋紙并筆

范陽從事獨相憐見惠霜

毫與彩箋三副緊纏秋月兔五般方剪蜀江烟宵徵  
覺有文通夢日習慚無子諒篇收著不將兩處用歸

山閒向墨池前

段成式與溫庭筠雪藍紙絕句并序  
一日辱飛卿九寸小紙兩行親書云要采箋十番錄少詩藁予有襍  
箋數角多抽揀與人既玩之輕明復用殊麻滑尙愧

大庾所得猶至四百枚豈及右軍不節盡付九萬幅  
因知碧聯棋上重翻懊惱之辭紅方絮中更擬相思  
之曲固應桑根作木藤角爲封古拙不重蔡侯新樣  
偏饒桓氏何啻奔墨馳騁有貴長簾下筆縱橫偏求  
側理所恨無色如鴨卵狀如馬肝稱寫璇璣且題裂  
錦者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旣乏左伯之法今無  
張永之功輒分五十枚并絕句一首或得閑中暫當  
藥餌也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尤得裏相思待將抱  
拱重抄了盡寫襄陽播搭詞今飛卿集中有播搭詞

文嵩好時候楮知白傳

楮知白字守元華陰人也其

先隱居商山入百花谷因谷氏焉幼知文多爲高士  
之首冠自以朴散不仕殷太戊失德于時與其友桑  
同生入朝直諫拱于庭七日太戊納其諫而改德以  
致聖敬日躋因賜邑于楮其后遂爲楮氏二十二代  
祖枝因后漢和帝元興中下詔徵巖穴隱逸舉賢良  
方正之士中常侍蔡倫搜訪得之于耒陽貢于天子  
天子以其明白方正舒卷平直詩所謂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者也用蓬史官以代簡策尋拜治書侍御史

奉職勤恪功業昭著上用嘉之封好時候其子孫世  
修厥職累代襲爵不絕博好藏書尤能徧求自來文  
籍以來經誥典策及釋道百氏之書無不載之素幅  
遇其人則舒而示之不遇其人則卷而懷之終不自  
矜其該博晉宋之世每文人有一篇一詠出于人口  
者必求之繕寫于是京師聲價彌高皆以文章貴達  
歷齊梁陳隋以至今朝廷益甚見用知白爲人好薦  
賢汲善能染翰墨與人鋪舒行藏申冤雪恥呈才述  
志啓白公卿台甫以至達于天子未嘗有所難阻隱

蔽歷落布在腹心何祇于入行者歟知白家世自漢  
朝迄今千餘載奉嗣世官功業隆盛簿籍圖牒布于  
天下所謂日用而不知也知白以爲不失先人之職  
未嘗輒伐其功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元光南越石  
虛中爲相須之友每所歷任未嘗不同知白自國子  
受牒補主簿直宏文館爲書吏所賂因潤而墜之當  
軸素知廉潔憐而不問他日方戒而用之是以其道  
益光曾無背面累遷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直筆之下  
善惡無隱明天子御宇海內無事志于經籍特命刊

校集賢御書書成奏之天子執卷躬覽嘉賞不已因  
 是得親御案乃復嗣爵好時候史臣曰春秋有楮師  
 氏為衛大夫乃中國之華族也好時候楮氏蓋上古  
 山林隱逸之士莫知其本出然而功業昭宣其族大  
 盛為天下所用利矣世世封侯爵食不亦宜乎

文房四譜卷四

文房四譜卷五

墨譜

一之敘事

三之雜說

一之敘事

二之造

四之辭賦

真誥云今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陰  
 顯于陽也

續漢書云中宮令主御墨

漢書云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險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東宮故事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釋名曰墨者晦也言似物晦墨也

陸士龍與兄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  
然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子善禱之像也詞曰九子之  
墨藏于松烟本性長生子孫無邊

顧微廣州記曰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寫書  
今山中多出朱石亦可以入朱硯中使

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書故號

焉盛宏之荊州記曰筑陽縣亦出

楊雄詔令尙書賜筆墨觀書石室

墨藪云凡書先取墨必廬山之松烟岱郡之鹿角膠十  
年之上強如石者妙

周書有涅墨之刑莊子云舐筆和墨晉公墨衰邑宰墨  
綬是知墨其來久矣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十枚墨二十九皆極精妙

王充論衡云以塗傅泥以墨點繪孰有知之清受塵白  
取垢青蠅之汚常在絹素

學海類編 卷五  
歐陽通每書其墨必古松之烟末以麝香方可下筆  
許氏說文云墨者墨也字從黑土墨者煤烟所成土之  
類也

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乃吉尙書  
洛誥云惟洛食漢文大橫入兆卽其事也

北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訖遣陳土宜字有謬誤及書跡  
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見開寶通禮

酈元注水經云鄴都銅雀臺北曰冰井臺高八丈有屋  
一百四十閒上有冰室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

可下去黃雞子白五枚亦以眞珠一兩麝香一兩皆  
別治細筴都合調下鐵臼中甯剛不宜澤搗三萬杵  
多益善不得過二月九月溫時臭敗寒則難乾每挺  
重不過二兩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仲將之墨一  
點如漆

冀公墨法松烟二兩丁香麝香乾漆各少許以膠水漫  
作挺火烟上薰之一月可使入紫草末色紫入秦皮  
末色碧其色俱可愛

昔祖氏本易定人唐氏之時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

姓而號之大約易水者爲上其妙者必以鹿角膠煎爲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聞于天下今太行濟源王屋亦多好墨有圓如規亦墨之古製也有以枯木烟爲之者尤粗又云上黨松心爲之尤佳突之末者爲

上

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覩歙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今有人得而藏于家者亦不下五六十年蓋膠敗而墨調也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寫逾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

又見陸雲與兄書云

括地志云東都壽安縣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黑可以書疏故以石墨名山

新安郡記云黟縣南一十六里有石嶺上有石墨土人多採以書有石墨井是昔人採墨之所今縣水所淙激其井轉益深矣

陳畱耆舊傳云王邯剛猛能解槃牙破節目考驗楚王英謀反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屬

王充論衡云河出圖洛出書此皆自然也天安得筆墨  
圖畫乎

晉令治書令史掌威儀禁令領受寫書縑帛筆墨  
筆陣圖以筆爲刀稍墨爲鏊甲

### 二之造

韋仲將墨法曰卽韋誕也今之墨法以好醇松烟乾搗  
以細絹筵于缸中筵去草芥此物至輕不宜露筵慮  
飛散也烟一斤已上好膠五兩浸榕皮汁中榕皮卽  
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又解膠并益墨色

墨或堅裂者至佳凡收貯宜以紗囊盛懸于透風處佳  
造朱墨法上好朱砂細研飛過好朱紅亦可以榕皮水  
煮膠清浸一七日傾去膠清于日色中漸漸曬之乾  
溼得所和如墨挺于朱研中硯之以書碑石亦須二  
月九月造之

宋張永涉獵經史能爲文章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墨皆  
自造上每得水表輒執玩咨嗟久之供御者不及也  
造麻子墨法以大麻子油沃糯米半盃強碎剪燈心堆  
于上然爲燈置一地坑中用一瓦鉢微穿透其底覆

其炆上取烟煤重研過以石器中煎煮阜茨膏并研過者糯米膏入龍腦麝香秦皮末和之搗三千杵洩爲挺置蔭室中俟乾書于紙上向日若金字也秦皮陶隱居云俗謂之樊槻皮以水漬和墨書色不脫故造墨方多用之

近黟歙閒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迨研訖卽與常墨無異卻未知所製之法

三之雜說

張芝臨池書水盡墨

神仙傳云班孟能嚼墨一噴皆成字盡紙有意義

王子年拾遺云張儀蘇秦同志寫書遇聖人之文則以墨畫掌及股裏以記之

葛洪好學自伐薪買紙墨

災祥集曰天雨墨君臣無道讒人進

神仙傳漢桓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宮門四百餘字帝惡而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皆入木裏

楊雄答劉歆書云雄爲郎自奏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俸息休直事得肆心廣意成帝詔不奪俸

令尚書賜筆墨得觀書于石室故天下上計孝廉及  
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  
其異歸則以鉛搗松槩二十七年于茲矣

僞蜀有童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甚嘉其穎悟遂錫  
之衣服及墨一丸后家童誤墜于庭下盆池中后數  
年重植盆中荷芰復獲之堅硬光膩仍舊或云僖宗  
朝所用之墨餘者

唐王勃爲文章先研墨數升以被覆而謂之腹藁起卽

下筆不休

初常夢人遺  
之墨九盈袖

西域僧書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好墨中國者不及也  
云是雞足山古松心爲之僕嘗獲貝葉上有梵字數  
百墨倍光澤會秋霖爲窗雨溼因而揩之字終不滅  
後周宣帝令外婦人以墨畫眉蓋禁中方得施粉黛  
漢書光武起王莽以墨污涓陵延陵周垣

僕將起赴舉年夢今上臨軒親賜墨一挺僕因蹈舞拜  
受旦日言于座客有郭靖者江表人也前賀曰必狀  
元及第僕詰之郭曰僕有徵方言也前春御試果冠  
羣彥而郭公已有他事遁歸江表后言之于禮部郎

中張洎洎曰大墨者筆硯之前用時必須出手矣手與首同音也僕亦自解之曰天子手與文墨也

顧野王輿地志曰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趙王女與肅語曉別贈墨一丸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抱朴子友人元伯先生以濡墨爲城池以機軸爲干戈汲太子妻與夫書曰并致上墨十螺

葛龔與梁州書曰復惠善墨下士難求椎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

千寶搜神記曰益州西有祠自稱黃石公人或饋紙筆

一丸墨則石室中言吉凶

本草云墨味辛無毒止血生肌膚合金瘡散主產後血暈磨醋服之亦主眯目物芒入目點瞳子又主血痢及小兒客忤搗篩和水調服之好墨入藥粗者不堪陶隱居云樊槻皮水漬以和墨書色不脫卽秦皮也

陶隱居云烏賊魚腹中有墨今作好墨用之

烏賊者以其食烏也

海人云烏賊魚卽秦王算袋魚也昔秦王東遊弃算袋于海化爲此魚形一如算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人

學海類編  
捕之必噴墨昏人目也其墨人用寫券歲久其字磨滅如空紙焉無行者多用之

國語晉成公初生夢人規其髻以墨曰使有晉國三世故名黑髻

穎川荀濟與梁武有舊而素輕梁武及梁受禪乃入北嘗云會于楯鼻磨墨作文檄梁

今常侍徐公鉉云建康東有雲穴西山有山墨親常使之又云幼年常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裁如筋與其愛弟錯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

磨處邊際如刀可以裁紙自后用李氏墨無及此者超卽廷珪之父也

唐末陶雅爲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

山中新伐木書之字卽隱起他日洗去墨字猶分明又書于版牘歲久木朽而字終不動蓋烟煤能固木也亦徐常侍言

今之小學者將書必先安神養氣存想字形在眼前然

后以左手研墨墨調手穩方書則不失體也又曰研墨如病蓋重其調勻而不泥也又曰研墨要涼涼則生光墨不宜熱熱則生沫蓋忌其研急而墨熱又李陽冰云用則旋研無令停久久則墨埃相汚膠力墮亡如此泥鈍不任下筆矣

初舉子云凡入試題目未出閒豫研墨一硯蓋欲其辦事非主于事筆硯之妙者也

今之燒藥者言以墨塗紙裏藥尤能拒火

王嘉拾遺記昔老君居景室山與老叟五人共談天地

之數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二神人出金壺器中有墨汁狀若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以寫之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剗心瀝血以代墨焉五老即五天之釋也景室即太室少室也

王獻之與桓溫書扇誤爲墨汗因就成一駁牛甚工曹不興畫屏改誤汗爲蠅大帝以手彈之

義熙中三藏佛馱跋陀住建業謝司空寺造護淨堂譯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青衣童子自池中出與僧洒埽研墨

宋雲行記云西天磨休王斫髓為墨寫大乘經

見筆勢中

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數市蠶并市豪筆備郎寫書

趙壹非草書云十日一筆月數丸墨

見筆勢中

劉恂嶺表錄異云嶺表有雷墨蓋雷州廟中雷雨勃起

人多于野中獲得石狀如鰲石謂之雷公墨也扣之

鎗鎗然光瑩可愛

典論云袁紹妻劉氏性妒紹死未殯殺其妾五人恐死

者知乃髡其髮墨其面

曹毗志怪云漢武鑿昆明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

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

域胡僧上以朔不知難以核問後漢明帝時外國道

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迺試問之胡人曰經

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灰此燒之餘乃知朔言有

旨

又曰出幽明祿

四之辭賦

後漢李尤墨銘

書契既遠研墨乃陳烟石相附筆疏

以伸

一作烟石附華以流以伸

曹植樂府詩

墨出青松烟筆出狡兔翰古人成鴛跡

學海類編  
文字有改刊

張仲素墨池賦 墨之爲用也以觀其妙池之爲玩也  
不傷其清苟變池而盡墨知功積而藝成伊昔伯英  
務茲小學棲遲每親乎上善勤苦方資乎先覺俾夜  
作晝日居月諸挹彼一水精其六書或流離于崩雲  
之勢乍滴瀝于垂露之餘由是變此黛色涵乎碧虛  
浴玉羽之翩翩或殊白鳥濯錦鱗之漈漈稍見元魚  
自強不息允臻其極何健筆以成文俾方塘之改色  
映揚鬢之鯉乍謂寓書沾曳尾之龜還同食墨沮洳

斯久杳冥莫測愛涅者必其緇知白者成其黑蘋風  
已歇桂月初臨元渚彌淨元流更清所以恢宏學海  
輝映儒林將援毫而悅目豈發冊而賞心其外莫測  
其中莫見同君子之用晦比至人之不炫冰開而純  
漆重重石映而元珪片片倘北流而浸稻自成黑黍  
之形如東門之漚麻更學素絲之變究其義也如蟲  
篆之所爲悅其風也想鳥跡之多奇將與能也而可  
傳可繼豈謀樂也而泳之游之恥魏國之沈沈徒開  
墨井笑崑山之浩浩空設瑤池專其業者全其名久

其道者盡其美譬彼濡翰成茲色水則知遊藝之徒  
盡以墨池而竊比

李白酬張司戶贈墨歌 上黨碧松烟夷陵丹砂末蘭

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黃頭奴子雙鷗鬢錦囊卷之  
懷抱閒今日贈予蘭亭去興來洒筆會稽山

僧齊己謝人惠墨詩 珍我歲寒烟攜來路幾千只應

真典誥銷得苦磨研正色浮端硯精光動蜀箋因君  
強濡染捨此卽忘筌

段成式送溫飛卿墨佳復書十二首 段云近集仙舊

吏獻墨二挺謹分一挺送上雖名殊九子狀異二螺

如虎掌者非佳似兔支者差勝不意吳興道士忽遇

因取上章趙王神女得之遂能注易所恨險麋松節

絕已多時上谷解頭求之未獲也成式述作中躡草

隸非工海苔白事足以驅策詎可供成篆之硯奪如

椽之筆乎 溫答云庭筠白卽日僮幹至奉披榮誨

蒙賚易州墨一挺竹山奇製上蔡輕烟色掩緇帷香

含漆簡雖復三臺故物貴重相傳五兩新膠乾輕入

用猶恐於潛曠遠建業冠羸韋曜名方卽求雞木傳

元佳致別染龜銘恩加于蘭省郎官禮備于松楸介  
婦汲妻衡弟所未窺觀廣記漢儀何嘗著列矧又元  
州上苑青瑣西垣板字猶新疑籤尙整帳中女史每  
襲清香架上仙人常持縹帙得于華近辱在庸虛豈  
知夜鶴頻驚殊慙志業秋蛇屢縮不稱精研惟憂瘁  
物虛投蠟盤空設晉陵雖壞止握銅兵土詔徒深誰  
磨石硯捧受榮荷不任下情庭筠再拜 段答云昨  
獻小墨殆不任用籍棖之力殊未堅剛和麪之餘固  
非精好旣非懷化所得豈是筑陽可求况集從來政

能慚伯祖之市果自少學業愧稚川之伐薪飛卿制  
肘功深焯掌忘倦齊奮五筆捷發百函愁中復解元  
嘲病裏猶屠墨守烟石所附抑有神手裁札承訊忻  
懌兼襟莫測庾詞難知古訓行當祇謁條訪闕疑成  
式狀 溫答云昨夜安東聽偈北窗追涼枻枕才欵  
蘭缸未艾縹繩初解紫簡仍傳麗事珍繁摘筆益瞻  
雖則竟山充貢握槩堪書五丸二兩之精英三輔九  
江之清潤葛龔受賜稱下士難求王粲著銘嘆遐風  
易遠俱苞輸囿盡入淙今遺逸皆存纖微悉舉鸚觀

鵬運豈識逍遙鯤入鮒居應嗟坎窞願承警效以牖  
愚蒙庭筠狀 段答云昨更拾從土黑聲之餘自謂  
無遺策矣但愧井蛙尙猶自恃醯雞未知大全忽奉  
毫白復新耳目重耳誤徹謬設生慚張奐致渝研味  
難盡詎同王遠術士題字入木班孟何人噴書竟紙  
雖趙壹非草數丸志徵汲媛餉夫十螺求說肝膽將  
破翰答已疲有力負之更遲承問成式狀 溫答云  
伏蒙又杼冲襟詳徵故事蒼然之氣仰則彌高毖彼  
之泉汲而增廣方且驚神褫魄甯唯矜甲投戈復思

素洛呈祥翠媯垂貺龜字著象鳥莢含華至於漢省  
五丸武部三善仲宣佳藻旣詠浮光張永研工常稱  
點漆逸少每停質滑長庸常務色輕搗乃韋書知爲  
宋畫荀濟提兵之檄磨楯而成息躬覆族之言削門  
而顯敢持蛙井猶望鯤池不任慚伏宗仰之至庭筠  
狀 段答云赫日初昇白汗四匝愁議墨陽之地嬾  
窺兼愛之書次復八行盈襞交互訪伏牛之夜骨豈  
望登真迷良獸之沈脂虛成不任更得四供晉貳五  
入漢陵隱侯辭著于麝膠葛元術矜于魚吐甯止干

松政染二丸可和僧孺獨擅之才周騶自謂無愧而  
已支策長望梯几熟眠方困九攻徒榮十部齊師其  
遁詎教脫局成式狀 溫答云竊以童山不秀非鄒  
衍可吹智井無泉豈耿恭不拜墨尤之事謂以獲麟  
筆聖之言翻同倚馬靜思神運不測冥搜亦有自相  
里而分豈公輸所削流輝精絹假潤青泉銘著李尤  
書投蘇竟字憂素敗不畏飛揚傳相見貽守宮斯主  
研蚌胎而合美配馬滴以成章更率荒蕪益慚疏略  
庭筠狀 段答云藍染未青元嘲轉白責羝羊以求

乳耨石田而望苗殆將壯腸豈止憎貌猶記烟磨青  
石黛漬幕書施棖易思號令難曉蘇秦同志傭力有  
而可題王隱南遊著書無而誰給今則色流琅研光  
滴彩毫腹笥未緘初不停綴疲兵怯戰惟願豎降成  
式狀 溫答云驛書方來言泉更湧高飛秦峙富類  
敖倉怯蒙叟之大巫駭王郎之小賊尤有剛中巧製  
廟裏奇香徵上黨之松心識長安之石炭烏黔靡用  
龜食難知規虞器以成奢默梁刑而嚴罪便當北面  
不獨棲毫庭筠狀 段答云同卿博窮奧典敏給芳

詞吐水千瓶有才一石成式尺紙寒暑素所不閑一卷篇題從來蓋寡竊以墨事故負巾箱先無可謂負騏驥而雖疲逾繩墨而不跌者忽記鄴西古井更欲探尋號略鏤盤誰當倣效况又劇閒可答但愧于子安一見之賜敢同於郅憚乎陣崩鶴唳歌怯雞鳴復將晨壓我軍望之如墨也豈勝愁居懾處之至成式狀 溫答云庭筠闕市無功持搗寡效大魂障聽蝸腕傷明庸敢撫翼鵠鵬追蹤驥駉每承函素若涉滄溟亦有叢際尙存戈餘與記至於縗從權制旣禦秦

兵綬匪舊儀仍傳漢制張池造寫蔡碣含舒荷新塗之恩空沾子野發冶城之詔獨避元規窘類轢羹辭同格飯其爲愧忤豈可勝言庭筠狀 段答云韞匱

徧尋緘筠窮索思安世篋內搜伯喈帳中更覩沈家令之謝箋思生松黛楊師道之佳句才揆烟華抑又時方得賢地不愛寶定知災祥不雨誰論穹昊所無還介方酬鬱儀未睨羽驛沓集筆路載馳豈知石宣之書能迷中散麻縑之語只辨光和底滯之時徵引多誤彈筆搦紙慚怯倍增成式狀 溫答云昨日浴

學海類編卷之四  
藝文  
籥時光風亭小宴三鼓方歸臨出捧緘在醒忘答亦  
以蚺蜥久罄川瀆皆隕豈知元化之杯莫能窮竭季  
倫之寶益更扶疏雖有翰海壘石湏陽水號烟城倥  
咏剩出青松惡道遺蹤空留白石扇裏止餘烏犢屏  
閒正作蒼蠅豈敢猶變楚野之弓尙索神亭之戟謹  
當焚筆不復操觚矣庭筠狀 段答云問義不休攬  
筆卽作何翅懸鼓得搥也卜生方更倍鯁尙白舉尾  
更搜屋火得復刀圭因計風人辭中將書烏阜長歌  
行裏謂出松州供椒掖量用百丸給蘭臺率以六石  
棠梨所染滋節多方黎勒共和周遮無法傳元稱爲  
正色豈虛言歟飛卿筆陣堂堂舌端滾滾一盟城下  
甘作附庸成式狀

文嵩松滋侯易元光傳 易元光字處晦燕人也其先  
號青松子頗有材幹雅淡清真深隱山谷不仕以吟  
嘯烟月自娛常謂門生邴炎曰余青山白雲之士去  
榮華絕嗜欲修真得道久不爲寒暑所侵壽且千歲  
然猶未離五行之數終拘有限予漸覺形神枯槁是  
知老之將至矣余他日必爲風雨所躓后因子熾盛

學海類編 卷之五 文房四譜卷五 七 藝育  
余當神化爲雲氣之狀升霄漢矣其畱者號元塵生  
徙居黔突之上必遇膠水之契喻麋處士鹿角煎和  
丹砂麝香數味遺而餌之其后果然門生皆以青松  
子前知定數矣元塵生餌藥得道自黃帝時蒼頡比  
鳥跡爲文以代結繩之政元塵便與有功焉其后子  
孫皆傳其術以成道易水之上遂爲易氏焉元光卽  
元塵曾孫也家世通元處素其壽皆永嘗與南越石  
虛中爲研究雲水之交與宣城毛元銳華陰楮知白  
爲文章濡染之友明天子重儒元慕其有道世爲文

史之官特詔常侍御案之右拜中書監儒林待制封  
松滋侯其宗族蕃盛布在海內少長皆親硯席以文  
顯用也史臣曰古者得姓非官族世功則多以地名  
爲氏或爵邑焉或所居焉松滋侯易氏蓋前山林得  
道人也青松子富有春秋不顯氏名其族或隱天下  
名山皆避爲棟梁之用也有居太山者秦始皇巡狩  
至東岳因經其隱所拜其兄弟五人爲大夫焉其參  
元得道能神仙者則自易水之上後代故用爲姓云

文房四譜卷五終

文房四譜後序

班志有言曰小說家流千三百八十篇蓋出乎稗官道途之說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苟致遠而不泥庶亦幾于道也矧善其事者必利其器尋其波者必討其源吾見其決洩古先之道發揚翰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傳之無窮乎苟闕其一雖敏妙之士如廉頗不能將楚人也嘗觀茶經竹譜尙言始末成一家之說况世爲儒者焉能無述哉因閱書祕府遂檢尋前志并耳目所及交知所載者集成此譜聞之通識者識者亦

曰可故不能棄其冠序則有騎省徐公述焉敢以胸臆  
之志復書于卷末云時皇宋龍集丙戌雍熙號之三載  
九月日翰林學士蘇易簡書

此書向無善本照曠閣刊學津時出其家藏抄本屬  
校謬誤殆不可讀讎勘再三粗成句讀而中如文嵩  
四侯傳及墨譜中段溫贈答書狀十二首不見於他  
類書徵引者槩從闕如緣是錄副未梓己卯冬晤錢  
塘夢華何君云近得鶴夢山房舊抄完本從之借校  
今春夢華何君攜書來知又新從振綺堂汪氏本校  
過者狂喜欲絕鑑遂從兩本合校一過補卷一筆之  
雜說脫文四十二條卷二筆之詞賦一條卷三硯之  
敘事九條其餘闕文錯字約計二百八十餘字其異

同處兩通及存疑者不計焉是書至是可稱完善矣  
 特未知視敏求記所云絳雲勘對疑似之本相去又  
 何如也拙經老人黃廷鑑識

全宋文卷之...

...

...

...

...

...

...



星象考

宋

鄒淮

著

古今星象之書巫咸甘德石申所記司馬遷班固所注  
既已不同而張衡靈憲中外官常明者一百二十可名  
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  
十今往往失其傳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備列巫咸  
甘德石申三家之星總二百八十三星爲一千四百六  
十四星後雖有知者如張子信李淳風之徒亦不敢妄  
注一二于其間矣且以三家星言之雖曰近日而隱遠

日而顯然皆不離其次居中如轂徧入于列舍者紫微垣也散之于外如輻而翼于垣者二十八舍也起翼之初度盡軫之末度者少微垣也西離于氏東入于斗者天市垣也其他雜星皆在紫微垣之外分布于列舍之間在赤道內者謂之中官在赤道外者謂之外官星名既異去極不同入宿亦別或象天官或象庶物或主人君或主后妃或主太子或四夷狄其詳雖各載之本篇其大略可得而舉石申紫微垣東藩左驂樞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衛少衛上丞西藩右驂樞少尉上輔少輔

上衛少衛少丞北極北斗輔星鉤陳天一太一天槍相天牢太陽守文昌天棓閣道共一十三坐計六十四星太微垣內屏五帝坐郎位常陳郎將共六坐計四十二星天市垣帝坐候宗正宗人宗星官者斗共八坐計四十一星列舍二十八宿并附宮鉤鈐神宮墳墓離宮附耳鉞左右轄共三十五坐計一百八十二星中官攝提大角天戈招搖七公梗河天紀貫索織女女牀右旗河鼓天津匏瓜騰蛇王良附路天大將軍火陵天船天廩卷舌參旗五車天關五諸侯積水水位北河南河積薪

三台軒轅少微共三十四坐計二百三星外官西咸騎  
宮積卒東咸龜天江傳說魚杵天弁建鼈九坎離珠璧  
壘陳敗舊北落師門羽林軍士司空天倉天困天苑玉  
井屏廁矢軍市野雞老人狼弧矢天稷長沙南門庫樓  
平星共三十六坐計二百二十七星並用赤記甘德紫  
微垣四輔天皇火帝天柱女史柱史尙書陰德天牀內  
廚五帝內坐華蓋杠六甲傳舍天廚扶箱三公天理勢  
內階策八穀共二十一坐計一百二星太微垣太子從  
官幸日三公九卿內五諸侯謁者共七坐計一十五星

天市垣斛市樓二坐計十星中官天田平道周鼎亢池  
帝席天乳漸臺輦道左旗收瓜司危司非司祿車府人  
臼杵土工吏造父雷電土公外屏右更軍南門左更積  
尸天阿積水月礪石天讒天街諸王天節天高天潢咸  
池司怪水府座旗四瀆關丘天罇燿酒旗內平靈臺明  
堂進賢共四十九坐計一百七十九星外官析威車騎  
騎陳將軍陳車日糠農丈人狗天雞狗國天田羅堰哭  
司命蓋屋泣霹靂雲雨八魁天溷鐵鑕天庾芻藁九州  
殊口天園九游軍井文人士孫天社天狗外廚天記太

廟東甌器府青丘天門共三十九坐計二百十五星並用墨記巫咸紫微垣大理御女三師句陳共四坐計一十八星太微垣虎賁一星天市垣帛度屠肆別肆車肆共四坐計八星中官奚仲天廄天陰太尊常垣共五坐計二十四星外官陽門頓頑天輻從官鍵閉訶天籥天淵天桴十二諸國離瑜天壘城天錢天綱虛梁斧鉞天相軍門土司空共一十九坐計九十三星並用黃記其閒又有名同而所記之色不同所記之色同而星數多寡之或異者兩三公各三星一在紫微垣外坐開陽之

下黑記一在太微垣之內黑記兩土司空一在翼宿度內四星黃記一在奎宿度內一星赤記兩太子各一星一在太微垣之內黑記一在紫微垣北極之下赤記兩從官一在太微垣之內一星黑記三在房宿度內二星黃記兩天田一在角宿度內二星一在牛宿度內九星並黑記兩積水各一星一在昴宿度內黑記一在井宿度內赤記兩御女一在權星之下一星赤記一在紫微垣之內四星黃記兩杵各三星一在箕宿度內赤記一在危宿度內黑記韓楚周秦鄭晉魏趙齊燕天市垣與

十二諸國名同而所記之色不同其餘所不著者皆爲無名之星自三國至國朝竝遵用之皇祐所測與崇甯所測有其閒有分抄不同者竝從崇甯爲準云

淮以進士提領造歷所演算歷書其所撰載如此余所收天文書雖不能無少異而大略則不異也余本有三家星歌及李淳風乾象賦余琇爲之注甚詳密可愛此所述分三垣內外官而類之有條而不紊不可不記也魏了翁

學醫隨筆

宋 清江魏了翁華父迷

上古聖人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  
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

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

陽氣根于陰陰氣根於陽無陰則陽

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全陰則陽氣不極全陽則陰氣不窮

精則養神柔則養筋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腎也

陰陽應象大論曰風氣通于肝也風薄則熱起熱盛

則水乾水乾則營氣不營故精乃無也

春養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謂反行夏養

長逆之則傷心秋為痲瘡奉收者少謂反行秋養收

逆之則傷肺冬為滲泄奉藏者少謂反行冬養藏逆

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謂反行

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夏傷于暑秋為瘡痢秋

傷于溼上逆而欬發為痿厥冬傷于寒春必溫病又

云春傷于風夏生滲泄

風者百病之起也清靜則肉勝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

之能害

平日人陽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

乃閉氣門謂元府所以發泄經脈營衛之氣

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為陽內為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

為陽腹為陰言藏府中則藏陰府陽五神藏故背為

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為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為陰陰

中之陰腎也腹為陰陰中之陽肝也陰中之至陰脾

也心為牡藏位處上焦以陽居陽肺為牡藏處上焦以陰居陽腎為牝藏處下焦以陰居陰肝為牝藏處中焦以太陰居陰故為陰中之至陰

陽化氣陰成形云寒氣生濁熱氣生清言正清氣在下

則生滲泄熱在下濁氣在下則生臃脹寒在下氣不散以陰靜而

也陽燥

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

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

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氣化則精生味和化生精氣

生形味傷形氣傷精過其節也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

散氣少火生氣氣生壯火故云少火滋氣故云以壯火食氣故氣得壯火則耗散以少火

益氣故氣得少火則生長人之陽氣壯少亦皆然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在地為木

在體為筋在藏為肝在志為怒 南方生熱熱生火

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在地為火在體為脈在藏

為心在志為喜 中央生溼溼生土土生甘甘生脾

脾生肉肉在體為土在體為肉在藏為脾在志為思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

在地為金在體為皮毛在藏為肺在志為憂 北方

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骨髓在地為

水在體為骨在藏為腎在竅為耳在志為恐道經義曰神處

心神守則血氣流通意託脾意甯則智無散越魄在肺魄安則得修壽延金匱真言論云開竅于二陰陽

止善以心寄竅于耳故與此不用

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

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

靈樞經曰人年四十腠理始疏榮華稍落

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

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

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

道經義曰魂居肝魂靜則

至道不亂神處心意托脾魄在肺志藏腎志營則骨髓滿實此未知道義經誰為錄之姑錄出

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

善治者治皮毛

止于

其次治肌膚

救其

其次治筋脈

攻其

已其次治六府

治其

其次治五藏

治五藏者

半死半

生也

治其已成神農曰病勢已成可得半愈

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

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于六府地之溼氣感則害于

皮肉筋脈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天真論曰腎

六府之精而藏之故藏府盛乃能瀉之腎而補之

二陽二氣二陽謂陽明經大腸及胃之脈也夫腸胃發

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準味不化則男子少元精

黃帝問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地亦

以九九制會詳見下文

人有六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三名少十二俞大經所會

謂之六谷十二分者謂十二經脈之部分也小谿所會謂之小谿

附錄歷代醫師

三皇

伏羲季 天師岐伯 鬼臾區 少師

少俞 伯高 桐君 太乙雷公

馬師皇

五帝

巫咸 伊尹

周

巫彭 矯氏 俞氏 盧氏

醫緩 醫鈞 文摯 醫和

范蠡 鳳綱

秦

長桑君 李豹 神應王扁鵲 子陽

安期先生 太醫令李醯 崔文子

西漢

樓護 元里公楊慶 公孫光 秦信

太倉公淳于意 王遂 宋邑 馮信

高期 王禹 唐安 杜信

元俗

東漢

張機 仲景 郭玉 程高 涪翁

沈建 張伯祖 杜度 魏沈

淮南子

蜀漢

李譔 唐慎微 韓保昇 孟昶

魏

華佗 李當 吳普 青牛道士封君達

樊阿

韓康

吳

呂博

負局先生

董奉

西晉

王叔和

李子豫

仰道士

殷仲堪

李法存

皇甫謐

元晏先生

張苗

裴頠

裴顗

劉德

史脫

宮泰

靳邵

張華

蔡謨

趙泉

阮德

東晉

葛洪抱朴子范注

程據

南宋

少主元微

王纂

胡洽

徐熙秋夫

徐道

徐度

秋夫長子

徐叔嚮

道度弟

薛伯宗

徐仲融

徐文伯

徐嗣伯

僧深

劉涓子

羊晰

秦承祖

南齊

張子信

馬嗣明

張遠遊

學海類編

學醫隨筆

七

九

北齊

顧歡

李元忠

李密

崔季舒

祖挺

褚澄

鄧宣文

顏光祿

龍樹王菩薩

徐之才

徐林鄉

之才長子

徐同卿

林卿弟

梁

貞白先生

陶宏景

蘇恭

後魏

玉顯

徐謩

徐雄謩長子

後周

徐之範

杜善方

隋

徐敏齋

許智藏

巢元方

楊善

唐

金元起

孫思邈

許允宗

宋俠

藥王韋慈藏

甄權

甄立言

王冰啓元子

張文仲

孟詵

蘭陵處士蕭炳

李虔縱

楊元操

元珠先生

楊損之

王方慶

秦鳴鶴

許孝宗

陳士良

李含光

張鼎詩 陳藏器

五代

日華子

金

成無已

何公務

劉守真

侯德和

張子和

馬守素

楊從政

李道源

張元素

潔古 老人

袁景安

皇宋

趙從古

謝復古

劉溫舒

朱肱

無求子

孫用和

紀天錫

劉元賓

通真子

翟照

劉禹錫

初虞世

道士馬志

龐安時

宋道方

許叔微

王從蘊

吳復圭

張洞

曹孝忠

林億

秦宗古

丁德用

賈祐

蘇頌

朱有章

孫兆

王惟一

王光祐

蔣淮

安自良

張素

陳遇明

劉翰

文目列

東漢

刺黜

職

莊洪

王肅

王武

薛

丁

曹

林

宋

曹

曹

林

宋

宋

曹

王

吳

潘

薛

薛

劉

薛

陳

陳

薛



墨記

無翁錄信使中風

宋

韓青老農何

遠撰

墨不烟香自有龍麝氣

西洛王迪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烟鹿膠二物銑澤  
出陳瞻之右文潞公嘗從迪求墨久之持烟一匳見公  
且請以指按烟指起烟亦隨起曰此烟之最輕遠者乃  
抄烟以湯淪起搯公對啜云當自有龍麝氣真烟香也  
凡墨入龍麝皆奪烟香而引蒸溼反爲墨病俗子不知  
也

學海類編  
陳贍傳異人膠法

陳贍真定人初造墨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溼潤初不蒸此其妙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余嘗以萬錢就贍取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不完者二十笏爲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于墨不敢爲獻也試之果出常製之右余寶而用之并就真定公庫轉置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忽焉南渡一掃無餘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陳贍在宣和閒已自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在蓋百倍矣贍死壻董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卽死流傳不多也董後有張順亦贍壻而所製不及淵亦失贍法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學在舍中谷嘗至負墨筐而酣詠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乞探筐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亦不過五十兩之制遇溼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于枯井而死體皆柔軟疑其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藝文  
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閒畫墨仙之句蓋言  
其爲墨隱也山谷道人云潘生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  
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輒劑令不易得又揣一  
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  
其小握子墨醫者云可入藥用亦藉其真氣之力也

### 漆烟對膠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  
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淳  
燒之得烟極精黑名爲漆烟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十

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祕不傳爲可恨一日  
與張處厚于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  
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  
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烟料  
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  
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識之蓋二十  
年矣其爲人有信義前後爲余製墨計數百笏庚子寇  
亂余避地嘉禾復與珪連牆而居日爲余言膠法并觀  
其手製雖得其大概至微妙處雖其子宴亦不能傳也

珪年七十餘終晏先珪卒其法遂絕有持張孜墨較珪  
漆烟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九與孜  
墨竝而孜墨反出其下遠甚余扣之曰廷珪對膠于百  
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烟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逮年遠  
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耳若孜墨急于目前之售故用  
膠不多而烟墨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  
耳孜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梅潤則敗矣滕令嘏  
監嘉禾酒時延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旣成卽小丸摩試  
而忽失所在後二年瀋池得之其堅緻如故今嘏莊敏

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鑑裁因謂珪曰幸多自愛  
雖二李復生亦不能遠過也

洙泗之珍

東魯陳相作方圭樣銘之曰洙泗之珍墨也

二李膠法

柴珣國初時人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  
銘曰柴珣東窯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甯以來都下墨工如張孜陳昱關珪弟瑱郭遇皆有

聲稱而精于樣製

買烟印號

黃山張處厚高景臨皆起竈作煤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烟魚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和沈珪汪通輩或不自入山亦多卽就二人買烟令渠用膠止各用印號耳

輒劑出光墨

九華朱覲亦善用膠作輒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逮其父

紫霄峰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紫霄峰造者歲久磨處真可截紙子遇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南海松煤

近世士人遊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韋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藝文  
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餅脂數餅故墨色豔發勝用丹砂也

蘇浩然斷金碎玉

支離居士蘇澥浩然所製皆作松紋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余與其孫之南字仲容游其家所藏不過數笏而余于李漢臣丈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真家寶也神廟朝高麗人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進呈之自珍祕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乃爭相誇玩云大觀閒劉無言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製珪作此墨亦非世之墨工可及實可亂真也

寄寂堂墨如犀璧

晁季一生無他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璧也

精烟義墨

余嘗于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患無佳墨取四

家斷碎者又和膠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謂序  
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  
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  
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  
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雪堂義墨  
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眾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  
所謂集眾美以爲善也

### 唐高宗鎮庫墨

近于內省任道源家見數種古墨皆生平未見多出御

府所賜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時鎮庫墨一笏重二斤許  
質堅如玉石銘曰永徽二年鎮庫墨而不著墨工姓氏

### 十三家墨

余爲兒時于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  
卒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璨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  
久不見膠彩而書于紙閒視之其墨皆非餘墨所及東  
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各于篇下書  
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 墨工製名多蹈襲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藝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黟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永嘉葉谷作油烟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贍之後又有梅贍云耿德真江南人所製精者不減沈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 雜取樺烟

三衢蔡瑄雖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膠皆出炭工之下其

煤或獨取樺烟爲之止取利目前也

### 油松烟相半則經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烟墨也後見續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諭少師吳玠于仙人關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烟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

### 墨磨人

一日謁季子于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

學海類編  
初不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  
笏樣規製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  
墨磨人者不虛語也

桐華烟如點漆

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烟名桐花烟其製甚堅薄不  
爲外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大每磨  
研開其光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

彥實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于相州韓家見廷珪一  
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于此也

唐水部李慥製墨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  
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慥製云諸李之祖也初 介然  
一見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攜研至  
行朝有貴人欲以五萬錢易研景源竟惜不與也

晉師自晉人鄭以晉師與鄭師戰於緜州

一長冰以而山謂之緜州之緜州久矣方與鄭師

陸曰緜州山名在緜州之南也

王景賜與晉師戰於緜州

緜州

緜州在緜州之南也

緜州在緜州之南也

文湖州竹派

元

梅花道人吳鎮纂

黃斌老不記名潼州府安泰人文湖州之妻姪也登科  
嘗任戎倅適山谷貶戎州與定交且通譜善畫竹山  
谷有咏其橫竹詩又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韻云吾子  
學湖州師逸功已倍預知更入神後出遂無對

黃彝字子舟斌老之弟其名字初非彝與子舟也山谷  
以其尙氣故取二器以規之自後折節遂爲粹君子  
舉八行終朝郎郡倅山谷用贈斌老韻謝子舟爲余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藝能  
作風雨竹兩篇前篇云歲寒十三本與可可追配後  
篇云森削一山竹牝牡十三輩誰言湖州沒筆力今  
尚在而與可每言所作不及子舟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崇郡君李氏公擇之妹也能臨松  
竹木石見本卽爲之卒難辨文與可每作竹以貺人  
一朝士張潛迂疏修謹作紆竹以贈之如是不一又  
作一橫絹文餘著色偃竹以貺子瞻過南昌山谷借  
而李臨之後數年示米元章于真州元章云非魯直  
自陳不能辨也作詩曰偃蹇宜如李揮毫已逼翁徧

書無遺妙蔡慧有餘工熟視疑非筆初披颯有風固  
藏惟謹鑰化去或難窮山谷亦有題姨母李夫人墨  
竹偃竹及墨竹圖歌詩載集中

張昌嗣字起之與可之外孫也筆法旣有所授每作竹  
必乘醉大呼然後落筆不可求或強求之必詬罵而  
走然有愧宅相者于攢三聚五太拘拘耳

文氏湖州第三女張昌嗣之母也居鄆湖州始作黃樓  
障欲寄東坡未行而湖州謝世遂爲文氏匳具文氏  
死復歸湖州孫因此二家成訟文氏嘗手臨此圖于

屋壁暮年盡以手訣傳昌嗣今昌嗣亦名世矣  
楊吉老文潛甥也文潛嘗云吾甥楊吉老本不好畫竹  
一旦頓解便有作者風氣揮洒奮迅初不經意森然  
已成愜可人意其法有未具而生意超然矣無咎亦  
有贈文潛甥克一學與可畫竹詩克一吉老字也  
程堂字公明眉人舉進士爲駕部郎中善畫墨竹宗派  
湖州出湖州之門者獨公明入室也好畫鳳尾竹其  
稍極重作回旋之勢而枝葉不失向背又登峨眉山  
見菩薩竹有結花于節外之枝者其密如裘卽寫其

形于中峰乾明寺僧堂壁閒儼如生也又象耳山有  
苦竹紫竹風竹雨竹好事者已刻之石成都笮橋觀  
音院亦有所畫竹且題絕句云無姓無名逼夜來院  
僧根問苦相猜攜燈笑指屏閒竹記得當年自手栽  
又作園蔬嘗見紫芬紫茄二軸奪真也

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  
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于文同與可自  
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與可始也  
作成林竹甚精作枯木枝幹蚪屈無端石皴硬亦怪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藝文

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  
稍令庇宗宗室善畫墨竹宗文同凡落筆瀟灑可愛官  
至衡州防禦使

劉仲懷山陰人元祐從居諸暨善畫墨竹筆法師文湖

州

俞澂字子清吳興人作竹石得文蘇二公遺意清潤可

愛光宗朝任大理寺少卿寶謨閣待制致仕號且軒

吳璜延陵人畫竹師文湖州

王世英字才仲號頤齋不知何許人效東坡作墨竹

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定遠人善畫人馬墨竹學文湖州

蔡珪字正甫丞相松之子畫墨竹學文湖州官至濰州

守

李衍字仲賓號息齋道人薊邱人官至江浙行省平章

政事致仕封薊國公諡文簡善畫竹石枯槎始學王

澹游後學文湖州著色者師李頗馳譽當世

李士行字遵道文簡子官至黃巖知州畫竹石得家學

而妙過之尤善山水

柯九思字敬仲號丹邱生台州人官至奎章閣鑑書博

學海類編 四 藝育  
士博學能文喜寫墨竹師文湖州亦善墨花

喬達字達之燕人官至翰林直學士善丹青山水學李  
成墨竹學王庭筠後更學文同

李侗字士宏號員嶠真逸官至集賢侍讀學士喜作墨  
竹宗文湖州

周堯敏字禹卿號學山海鹽當湖人畫竹宗文湖州頗  
有得處

姚雪心台州黃巖人畫墨竹宗文湖州

盛昭字克明揚州人竹石師文湖州僑寓嘉興與余比

鄰而居最稱莫逆

蘇大年字昌齡號兩坡真定人居揚州竹石師蘇東坡  
宗師溥光字元暉墨竹學文湖州

學海類編

卷

文淵閣

五

藝文

學海類編  
卷之五  
文淵閣  
藝文



